

冊十一

繪芳錄

第一回

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

西冷野樵著



暇日無事徧閱諸家說部如西廂還魂長生琵琶等書寫得淋漓盡致
 無非一情字言言合理洞中人心古今來多少英雄總不能於
 情脫身即人生五倫之樂皆可言情出身仕國魚水之情居家事親色
 笑之情昆弟聯隸萼之情夫婦篤燕好之情朋友有投贈之情推之於
 日月四時虫魚花鳥目見之而成色耳遇之而成聲皆足怡我性悅我
 情吁嗟乎情之正者或不然秦樓楚館日逐狹邪白首爭盟黃金
 買笑得得一知己兩兩情濃生死不易若者雖非情之正亦情之鍾
 也其朝暮陽台沉酣雲雨則謂之淫所謂情者非人人共喻之情
 惟爾得之情宣諸口而不能蘊於心而不泯刻骨相思切身痛癢
 者斯得之而非什百庸眾之流所能夢及何也緣情以文生文以
 情副觀昔大魁首始識情真仕女班頭方臻情妙或以余言為誑者盍
 觀工咏琴操通禪憐人小小湖前墓石猶存不語真真畫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排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書名 繪芳錄八十回 光緒四年序上海申報館
 排印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冊十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5
 編號 D8665200

繪芳錄 第一回

0 1 2 3 4 5 6 7 8 9 5

K3047
(1)

双紅堂
小説
65(11)



繪芳錄

第五十一回

西冷野樵著

彼曠此怪雨晴風盲

忍泣吞聲珠沉玉碎

話說賈子誠聽了朱丕的一番話不禁氣上心來冷笑道席翁你儂了世上嫖客不止結識一個娘子嫖子身上也不止一個嫖客前脚趙錢孫李出了門後脚周吳鄭王又進來了誰人有錢卽是他家父母誰人有勢卽是他家祖宗那沒鈔的嫖客對面趨承背後咒罵這些伎倆原是他們家的故態也不足爲怪無奈一定當面分出彼此顯而易見涇渭各判亦未免令人難受你不過是個窮候補官兒我不過是個窮秀才幕友原不及那什麼府幕什麼財主的身分連我們今晚在這裏吃酒都自形齷齪覺得配不上去俗說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各顯各的神通各出各的手段說着推開坐位拉了朱丕就走如玉忙出席上前攔住笑道怎麼賈老爺動起氣來我似覺你也不好意思不看我的面子還要看我姐姐面子況且姐姐纔去你們卽生氣走了姐姐固然怪我媽媽亦要說我得罪了人我纔是真冤枉呢好歹等姐姐來了

你們再走又回頭對朱丕道你也好意思走麼還不代我坐下你要真個走了你從今就不要到我這裏來朱丕笑道我並不會要走呀你可錯怪了人賈老爺拉着我走我又不能不走你將賈老爺留住就是了如玉啐道呸你別叫我罵你了適纔不是你挑撥賈老爺也不生氣也不想走做好也是你做歹也是你可欺別人却不能欺我賈老爺你這麼一個明白人怎生借了把朱家用起來俗說好人不信鬼挑唆誰知他們在房裏推推扯扯不免聲音高些早驚動了房外伺候的人忙去告訴前進如金急急的跑至後面果見賈子誠要走如玉拖着他不放朱丕坐在一旁淡笑如金走過拉住子誠衣袖勉強陪笑道怎麼好好的吃酒吃出不高興來要走了是什麼意見如玉見如金已至便鬆開手走了過去道好了姐姐來了不知賈老爺什麼原故生氣要走走我再三的留不下朱老爺又明一句暗一句的撻撻叫我一隻手遮不住兩邊太陽難得你來了他們走與不走不干我事說罷一溜烟跑出院到前進陪許春航去了賈子誠見了如金氣上加氣又見如玉走去分明是往前進怕的許家見如金到我這裏來他又要走可見他家還

是奉承姓許的遂呼呼的冷笑了聲道你不必留我我們原不配坐在這裏倒疎失了你心上人反叫他坐在如玉房內我們走開去好讓他們來是正理即一手摔脫了衣袖回頭對朱丕道席翁在此坐坐罷我是要回衙門有事去便大踏步一徑出房而去來至前進見如玉房裏燈燭輝煌笑語喧呶即立定脚步故意喀嗽了一聲發話道明日來再和如金那騷貨算賬問他眼眶內可瞧得起人了不怕他什麼天王菩薩有回天的手段沈萬山的家私也護庇他不住嗎哼大夥兒都要仔細些頑罷了說罷轉身出外仍由舊路回衙朱丕不見賈子誠決意去了自己何能再坐也起身道了聲打擾所有酒席的錢明日我着人送來亦走了出來趕上賈子誠叫道子誠兄慢走等等我賈子誠回頭見朱丕便停住了脚朱丕走上笑道真正今日吃的這席酒是殺風景回想起來毫無意味子誠兄先前尚叫我何必見繼何以你竟動起真氣來爲甚麼呢賈子誠道你還要說呢再不要騙人了我有生以來不曾受過這般惡氣我們原不及許家可惡他擱在臉上令人難處好歹叫他家試試我的手段再說朱丕又笑道罷罷惟有這句話我不信你明兒

你見了如金的面那股氣又消到瓜窪國去了此時這些狠話只好說給我聽賈子誠聽了着急道你真要嘔死了人難道還叫我發誓你聽不成真假找此刻也不同你辯你聽着罷朱丕本是怕賈子誠不肯惡識他家有再再嘔他一嘔逼他去難爲登家好纔坐高山看着虎鬥如今見賈子誠認真發急便笑着拉了子誠的手走道真的假的與我何干我既不挑你又不便攔你聽你的便罷了且到你衙門內擾你的晚飯我還沒有吃得飽呢有事少停另議遂不由子誠分說挽着手飛也似的行去暫且撇下賈朱二人勿提單說如金見他們生氣而去大爲追悔情知不日即有禍事臨門這姓賈的是惹不得的平時沒事尙要尋弄風波何況使他有因可借又加以朱丕在內挑剔更易生事然而既已去了也莫可挽回只好聽之而已站在房門首想了半會仍向前進來將至如玉房前聽內裏吱吱喳喳的似有人拌嘴忙搶行一步掀起門帘見許春舫站起身也要走同來的衆人有勸他的有說理當走的紛紛不一如玉立在一旁似木偶一般半言不發如金見了又急又笑道甚麼事許老爺又要走真正我今日是那裏來的晦氣多碰到你

們氣頭上原來許春舫爲人仗着自己年輕有貌又有如此大的家財未免心高性傲是個一家言的脾氣起先約了朋友來吃酒進門即知道如金陪着賈朱二人平日又聽得人說賈子誠是如金的相好彼時即有些不快打點轉去被章三保夫婦再四挽住隨即叫了如金出來又一面分付擺酒許春舫見他家殷殷款待也就丟開了忽見後進的人來說賈子誠生氣要走如金便到後進去了正在躊躇又聞賈子誠在外面發話心中不由生氣竟遷怒到如金身上暗忖道賈子誠這人你素來常對我說他不是個好人既知他不是好人即不該親他近他着數你家怕他尋鬧不敢疎忽亦該敬他遠他纔是孰知不獨不敬他遠他反與他結了交好你與他結交我也不來管你怎麼又誑騙我與你結識那賈子誠曉得你與我交好必不相容明明是叫他們與我做對頭我雖不懼他究竟賈子誠是個向不安分的人慣會掀風作浪使我刻刻隄防着他不是到你家來尋樂分明是來受罪的了倘或我稍有不倦被他蹭躡了去叫我怎麼見人即如將纔他在外面揚言句句是羞辱的我想我生平從未挨過人家言三語四只有數說人的處在絕

沒有人數說我的時候其時我若不耐耐着這一口氣答他幾句必致兩下爭鬧起來釀成大事而今耐了下去心內實在作嘔明兒賈家定然逢人說噴笑我無能縮了頭不敢對付他再則我來時知道賈家在此我即要走也算自己情甘退讓老龜夫婦再三挽留說什麼前進後進各不相擾又說賈家不多一會就走了我家本不愿意他在這裏攔酒惹人厭的他使勁的賴了下來因為朱玉的面子不好推却早說定了初更即散我見他家說得如此懇切方行不然隨便到那一家皆可請客不希罕定在他家不過因如金待我尚好較旁人熟識些這麼看起來是他家硬留下我受賈子誠的辱沒好似預先安排定了串出姓賈的來掃我面皮況且又當着這些朋友益發難處明日我還是來不來呢來則恐賈子誠尋門是非不來則使人笑我胆怯許春舫想到此處愈想愈怕愈氣忽見如金走來攔他適值有氣也不問如金素昔與他交好即衝口說道你問我什麼事生氣你問你自己即明白了別要假作沒事人一大堆兒似的在我看你可不必留我快去將賈家趕回來是正經說着怒冲冲的喝令家丁掌燈出外也不顧同來的衆

人衆人見許春舫忿然而去一齊掃興且又沒了東道不如也走的爲上使一闕而散起先賈子誠在後進爭鬧章三保夫婦已得了信趕着出來賈子誠已去此時見許春舫亦因此動氣欲待上前分割也來不及了回頭見如金似淚人一般如玉在一旁發痰正要去詢如玉見許家丁又匆匆的轉來將十餅番銀擲於桌上道這是我家老爺給你家的酒價叫我送了來將纔是忘却開發了不然還要認着我老爺想賴這酒價故意生氣的呢說罷掉轉身即走章三保在後高聲喊叫道二爺請站一站我有句話問你任憑喊破喉嚨那家丁頭也不回竟自去了此刻章三保更外不知何故反落了主意惟有連呼奇怪而已回至屋內時如金早被他媽媽勸入房中如玉尚未未開章三保細問如玉前後情形方恍然大悟頓足道怎麼講爲了賈家這砍頭的一來把我家財星老爺氣走了却怎麼好呢我想不怪別人還怪如金這小臭貨不善調排弄的兩邊不得討好許家惱了是從此少了一欸進項賈家惱了是從此要生禍端怎生做慣了和尚倒不會撞鐘了麼我也不管了明日我夫妻兩口各自走開避避風頭讓你們鬧去好也好歹也

好管他娘又在桌上使勁的拍了兩下恨恨的道這些臭貨朝魚暮肉把腸子多吃膩了油都膩了心了不知我們這種人家開着門做什麼兒的呢今日得罪了張明日得罪了李不上十朝半月將幾個有錢的孤老得罪完了大家喝西風你們好在不問的有飯即吃有衣即穿說到歸根還是苦的我老兩口子今兒不說了明日我倒要問問你們安的是什麼心還是有意打撒手兒不成本來多時不刷鏟你們了多分骨頭又在那裏作痒說罷也賭氣回房去睡一面走一面嘴裏夾七夾八的連說帶罵如玉見章三保走遠向地下啐了一口道遇見鬼了我也不會得罪那個不清不楚一箍攏統兒罵在其內可不是奇事老不死老砍頭的難道閻羅王忘却你了麼早死一日早好也氣恨恨的回至自己房內倒身和衣睡下在被窩內拭淚單說如金先前見賈子誠走了不過怕他來尋事且到臨時再議尚不關痛痒隨後又見許春舫也賭氣走了竟不解因何得罪了他聽他的口氣分明是怪我親近了賈子誠殊不知我們這等門戶是最軟弱的人人皆可欺侮何況賈子誠係著名的光棍又有朱丕相繼爲惡我等人家盡懼他如虎我若不

假意的敷衍他們豈非欲速其禍自投羅網我如真心待賈子誠好也不來結識你了又不致將他的惡跡澈底澄清多告訴你我即恐你多心這些情節我數月前也曾說過何以你偏偏忘却縱然我不說難不成你連這麼一點原由猜度不出我真正枉認得你了即如我一時不好拂了你的意思也該念平日我待你的情意那件那般不是以血心待你一則你是我的知己尙冀日後託付終身二則你離家財富足不惜揮霍我每事都揀你那應用的方叫你用可省的處在千方百計替你儉省爲這件事我受老夫妻多少言語說我變了心不顧家裏一味的巴結嫖客我因你省了下來將來跟了你即是我的不然我們這門內只怕人不用還怕人浪用麼三則你有了心事愁煩就同我的心事一般必從旁婉言解說都俟你喜歡了我纔放心還有多少事猶在你心裏籌畫未曾出口我即揣度出來先意承志的迎合使你知你我兩心相印不同泛泛那料我是你的知音你非我的知己也不體貼我們的苦處不能得罪人的而且並未待你比賈子誠薄是你錯會了念頭竟不念前情一概抹煞又當着人給我沒趣我即真待你錯你尙要

原情今日歹仍有明日好呢你只顧氣頭上說我一番決然而去老夫妻必定抱怨我不知怎生觸忤了你你一日不來我耳畔一日不得清淨細想我數月中待你許多好處你一旦付之東洋大海叫我怎不傷心如金思前想後淚出動腸不禁倚壁掩面放聲大哭他媽媽忙上來勸道我兒不必傷悲許老爺雖然生氣而去那裏就撇得下你停一半日自然會走來的否則我明日親去請他可好意思不來麼少年人有錢的都有些鬼婆子氣他若不來包在爲娘身上還你個許老爺你由午後至今沒有吸着了一口烟難道氣狠了烟癮多忘了麼好兒子快些吸烟去罷自己身子要緊平時保重尙來不及還當得起踐踏麼說着拉了如金回房如金聽他媽媽勸說甚爲近理便止住哭聲回轉自己房內他媽媽見烟具仍設在牀上即將燈火剪得透亮又將各件收拾了一回拉如金躺下吸烟自己睡在對面代他燒着又七搭八搭的問他說話如金雖身在行戶因自幼多病烟早吸成了癮此時吸了幾口覺得神氣漸旺通體暢泰又被他媽媽說了一陣鬼話氣已全消焉聞章三保在前進叫喊起來喉音甚高字字聽得明白如金放下烟槍側

耳細聽原來是罵的他姊妹兩個又聞臭貨長臭貨短的在那裏亂罵甚不入耳不由一口氣阻上胸前比先那氣惱尤甚嚎啕大哭倒把他媽媽嚇了一跳連問怎麼又罵得章三保在前肆口謾罵方明白如金哭的淚故忙坐起身推如金道好兒子你不要作氣纔信了爲娘兩句話怎生又惹起煩惱來我曉得你是聽得老東西罵人他向來喫醉了酒多是這般也計較他不得許多好兒子你息息氣待我去罵他說罷卽匆匆出房向前進來時章三保已回房去他媽媽趕至房內指着章三保道你這老囚攪的灌足了臊尿再不說安安穩穩挺你的尸都要尋事罵人你說只苦了你我兩人你苦了些什麼前數年苦的是我這幾年女兒們大了又苦的是女兒你倒吃了大半世的閒飯也沒見你賺過一文半鈔來家活我們母女還聲聲叫苦你羞是不羞你好的不管有無只要你有酒喝萬事皆休單顧喝酒也罷了吃下去又喜尋事數黃道黑的亂罵人你想一家四口子誰派你尋事誰該你罵你還不代我趁早夾着你那尾巴到旁邊睡去好得多呢若把老娘鬧煩了爽性不給你酒吃看你怎樣章三保被他妻子一頓罵罵的啞口

無言反笑嘻嘻的道：「我並沒有說甚麼好端端罵起我來，奶奶又是受了誰的氣，拿我出注兒說着，撇開被身子一倒，滾進床裏去睡。媽媽見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啐了一聲道：「醉不死的臭烏龜，這般形相，叫我拿那一隻眼睛來看你明兒！等你酒醒了，再和你講。現在我也沒有那麼大力氣，同你說話，便回身出外，章三保倒在枕上，猶咕咕噥噥的道：「臭烏龜，罷香烏龜，罷我這烏龜，也是你們作成我當的，還要罵我呢。媽媽也不去理他，竟回後進，而來不意，如金自他媽媽出房，心中越想越氣，那眼淚不住的直淌下來，將一個綉花耳枕，全行濕透。想到自己八歲時，即沒了父母，被狠心的哥哥賣我到章家，吃盡了多少苦處，學彈唱用盡心機，稍有不是，非打即罵，好容易挨到今日，身上引了幾個客來，走動老夫妻，纔代我好些。我久想跳出這火坑，又恐遇人不淑，難得來了這姓許的，想將來託身於他，可望出頭，不料今日因賈子誠得罪走了許春舫，媽媽雖說他仍然要來，未知他心意如何，倘從此斬斷情緣，另有了結識，豈不空指望了一番。況且男子的心腸最易改變，我這裏痴痴的望他回頭，甚至他早將我拋諸腦後，所謂我本有心託明

月，誰知明月照溝渠，再者他六月的錢到處皆有，人趨奉不疑，舍了我如金，天下即沒有絕色女子，纔纔又受章三保這一場羞耻，皆爲的是許春舫那個冤家，我而今也不怪許家，了一恨，我命薄該受折磨，二恨賈子誠，朱不平，空的撞到我家，惹出這無辜的口舌，即是許家明日來了我，我也無顏面見他，想我這個人，還生在世上，有何貪戀受不滿的苦惱，吃不盡的酸辛，也不知前生作了多少罪孽，罰到今生，身爲娼妓，已屬下流，又跌跌坎坎的氣，嘔何日方了，不如一死，倒也干淨。那知人存了死的念頭，那魔即至，如金此番覺得耳畔似有人教他懸梁剗頸，服毒投河，種種死法，死後又有若干好處，較之生前高萬萬倍，自己的身子又覺有人扯他坐起，恍恍惚惚，如在雲端裏，一般不禁倒抽了一口氣，爬起身來，東西亂望，要覓個死所，猛低頭見盤中放了一盒烟，在內點點頭，道：「懸梁剗頸，皆一時措手不及，被人解救下來，傳揚出去，徒添話柄，常聞人說鴉片烟是最毒人的，生吞下去，無藥可救，若和酒吃，更容易絕命，又是現成的，又便於吃，想定主意，便拿了烟盒下床，找到桌上，有將纔未收去的酒壺，倒了搖盪，有餘剩，忙倒了下來，約有半鐘之

數將盒內的生烟全行傾在酒內攪得勻勻的望着酒鐘噙了聲落下
幾點淚來自語道烟呀酒呀想不到我如今今日應該死在你們手內
又望着房外低低說道我那不記得音容的亡過爹娘你該早知道你
苦命女兒今夜已到絕期恐陰司路徑生疎不識行走又怕有惡鬼欺
凌爹娘可來帶你女兒一帶罷又叫了聲許春舫狠心冤家你今日生
氣走了縱然懊悔過來明日再至已見不着我了只能恨你無情孟浪
不能怨我薄情半路拋撇下你來又罵一聲賈子誠朱丕你這兩個該
死的殺材我與你們無仇無隙平白地鬧起干戈坑了我的性命雖說
是我自愧輕生總因你們兩人起見我在陽間不能奈何你們到陰司
做了鬼即不肯饒你們了常聞說到人善鬼不善人怕鬼不怕何況冤
有頭債有主好歹多要道了你們的命去纔得甘心又叫了聲媽媽我
雖不是你親生也蒙你自幼撫養成人這數年中你却待我不錯今日
別過你了好在你們自知妹子可靠如今說到此處不由肝腸寸裂
萬箭攢心那眼淚滾滾的滴入鐘內復想到自己具此一付容顏雖非
國色也算二三等的女子每對鏡自幸將來倘得出頭戴上鳳冠穿上

霞珮也可以相稱誰意我空生此姿容如此小小年紀正當花開月滿
之時竟做了屈死冤魂豈不可嗟可惜一時間百脉沸騰腹如刃絞幾
乎哭出聲來猛又自己發急道呸章如今你好生胡塗你是想尋死的
人並非在這裏訴苦人到死後萬事皆空還憶這些做什麼呢若被人
來看見不獨不容我死知我的說我情急捨命委係可憐不知我的反
說我輕狂故意的詐稱尋死嚇人落得他們背後去議論便咬咬牙狠
命的舉起酒鐘伸着脖子一口吞下把鐘子擲於一旁仍至床上倒身
睡下拉過一條被蓋好此時心內倒無所牽挂惟有閉目守死而已約
隔了一鐘熱茶時分心裏覺得怔忡不靈腹下隱隱作痛原來鴉片烟
和酒吃下去更外發作得快頓時五臟如焚宛同刀割氣往下墜試問
如金似一朵姣花盈盈弱質怎禁得這虎狼般的烟酒在內翻江攪海
不由哎唷一聲一脚將被踢過雙眼一翻兩足一蹬早已嗚呼哀哉那
一縷芳魂被無常勾引入冥中去了正是

香魂渺渺歸泉下

弱魄悽悽入地中

再說他媽媽罵了章三保一頓仍恐如金心內不安重到後進來安慰

他將至門首聽他房裏豁喇一響似件東西掉下地來忙掀帘入內忽覺一陣冷風劈面吹過逼的毛髮直豎再定睛看如金仰睡在床上一條被掀在地下遂道怎麼倒睡着了被落下來也不知道現在身子不好又作了一場悶氣若受了涼不是頑意兒的使欲上來代他拾被忽脚下有件東西絆了一下噹的一聲滾去多遠知道是個鐘子即罵道這些瘟根怎麼茶鐘子亂丟在地下也不檢起來是我脚步子輕不然還要踢碎了呢他們是不肉疼的不知老娘一草一木都非容易置辦即彎腰拾起見鐘子內烏煤似的一大團不知何物低頭嗅了嗅似有烟氣又有酒氣不由得心頭跳了幾跳忙丟下鐘子來看如金不看猶可看了只嚇得大海崩舟高山失足見如金直挺挺的睡着兩拳緊握兩眼大睜上齒咬住下唇口角邊涿涿流血猶帶着餘烟無疑是適纔趁我不在房內偷將鴉片烟和酒吞下肚去尋了短見再摸他的嘴及鼻尖兩處一絲出氣皆無媽媽這一急非同小可走上來一把抱住如金放聲大哭兩隻脚在地板上似搗破一般口口聲聲只叫沒有命了早將房外的一班媽兒們多驚的走了攏來先前媽媽將如金拉回房

內吸烟媽兒們送過茶即各自走開曉得他都有家常話說不便竊聽又樂得偷半刻空閒到各人房內歇息他們起早眠遲不免辛苦原說歪一會兒那知多睡了忽聞房內驚天動地鬧將起來大家嚇醒一骨碌爬起怔怔的走過齊問奶奶怎麼了媽媽見了眾人蹀足大罵道你們這班死娼婦來的正好快償還我女兒性命好呀多被你們坑死了你們死到那裏去的我走開了你們也不來伺候他如今把烟和酒吃下肚去你們纔來完了完了人也死了家也冲了還過他做甚麼呢說罷又號天叫地一聲兒一聲肉的大哭不止眾媽兒們聞說方知如金服毒自盡皆嚇得面如土色有兩個還殘在房內有幾個飛跑出房至前進送信章三保酒都嚇醒了急忙披衣起身一面走着一面連說怎好怎好如玉也得了信一同來至如金房內媽媽一眼看見章三保走進捨了如金便一頭撞到章三保懷裏三保未曾提防幾乎跌倒多虧板壁擋住媽媽哭罵道你這老不死的烏龜你要吃酒罵人呢罵得好把我女兒逼死了我也不要命了與你老烏龜拚去了罷說着亂撕亂咬揪住章三保打了起來如玉走進房見如金死的甚慘想到姊妹多

年情分淚如雨下又想到自己身上姐姐如此容貌如此聲名來人皆仰望他的顏色尚不免賈朱之難我比姐姐又遜一籌身上毫無知己更難保沒人凌辱一時又跳不出這火坑不禁上前撫尸痛哭忽見媽媽和章三保打鬧忙走過拉住他媽媽道媽媽與三爺也非鬧的事雖然鬧到天明死者不能復生亦無濟於事我們先趕緊灌救能於救得轉來萬事皆休否則大家須要商量個定見我想不怪別人多怪賈朱二人橫豎人都死了還怕他們麼不能善善的就這麼放他們過去我的心也不甘媽媽聽我一句話且丟開手況且世非三爺弄死他的如玉一席話提醒章三保連說有理還是如玉心內清自我被你媽媽一陣揪打鬧得昏天黑地尚不知如金怎生死的呢媽媽聽如玉所說始放了三保趕着叫人取開水京汁甘草等湯來灌又將如金吞食生烟和酒的話細說章三保也洒了幾點眼淚眾人忙亂了一回毫無動靜再看如金面色轉青手足全冷是灌救不活了章三保道人是死定了不要忙了待我明早即往縣裏去告賈子誠朱丕二人說他們威逼我女兒身死請官下來相驗看他們怎麼經當得起就是許家我也不能

饒他過去如金已死還巴結他什麼呢也拖他上來湊個數不怕他們一千人有錢有勢我女兒人死是真他們威逼是實縣裏斷無不准的眾人齊稱使得媽媽即催章三保連夜去找主文相公叙明情由好明日清晨往縣裏喊稟不要耽擱遲了他們一千人又要去打點門路章三保答應了聲轉身提了盞燈籠出門尋代書去了這裏如玉又叫他媽媽將房內物件全行搬過將如金的尸骸扛了正睡過來和烟的鐘子擺在床上各事都安排停當候明早喊過稟預備縣官下來相驗尸傷媽媽一則因如金服毒慘死二則因損去了一株搖錢樹子便哭一聲苦命姣兒恨一聲天罵一聲賈子誠等人狠心狗肺怨一聲自己直哭得喉嚨音啞氣短聲嘶在房眾人見了這般情形無不落淚酸心如玉在旁極力勸說他媽媽方略略止住時天色已明如玉又勸他媽媽吃了點飲食扶他對過房內稍睡片刻大約官府下來都要午飯後呢單說章三保出了門一口氣跑到縣前東首有一代書家姓畢名世豐祖孫數代皆為甘泉縣代書到了畢世豐手內其技愈精而其家道愈窮因他太狠過了頭人多不敢請教他怕的遺下後災來他家倒

有一件好處終日保得住沒有一人來叩門所以畢世豐夫婦未晚即
吃了飯省點燈油早早睡了現交半夜畢世豐已睡過一覺醒來在床
上翻來覆去想著明日柴米全無生意又少猶記得還是春間代人家
寫了一張狀詞得了他大錢六百文及今半載有餘失錯都沒有人來
問我一問所有各家親友多借貸徧了甚至一而再再而三的此時萬
難開口縱然老着面孔去央說也靠不穩就有得借了與我家內的衣
服物件除却身上穿的這幾件破衣床上蓋的這一條薄被其餘都典
賣殆盡無處拚擋正然愁煩忽聽有人叩門倒把畢世豐嚇了一跳忙
問是誰看官可知章三保何以尋到畢家來因一路走着暗忖道這件
事雖說告賈子誠等威逼奈無實據可指他們又不曾打死我家如金
必要尋個出名的老手訟師叙紙懇切的稟詞說得委婉入情外面看
是威逼內裏情同謀殺如此一辦方可扳倒他們章三保亦久聞畢世
豐的聲名未經謀面想他雖是個辣手要的不過是錢我多把潤筆送
他自然有絕妙的主意叙出也不怕他日後找我且顧目前之急遂尋
到他家門首用手敲門驚動裏面畢世豐詢問來由章三保道畢先生

睡了麼請你開了門有要事奉商是一宗大大的財爻送與先生的畢
世豐聞說曉得生意上門非常歡喜忙答道請站一站我即起來開門
便一面披衣坐起取了火點上燈一面用腳踏他妻子高氏醒來何故
畢先生說了半晌的話高氏都未醒呢因高氏爲人甚賢日間尋些針
綉做活及收些衣裳來漿洗縫補賺幾個錢貼助丈夫每日食用一日
到晚忙的辛苦異常頭剛落枕即睡熟了非到天明不醒本是臉向床
裏睡的被畢世豐蹬了一脚相巧蹬在高氏的私處由睡夢中驚醒翻
轉身罵道餓不死的窮賊胚好容易睡到半夜纔有些煖氣你又想起
窮心思來蹬呀踢的你就想想明日米也沒得柴也沒得怎麼過得
去還這麼窮開心挺尸罷再鬧我可不休了畢世豐被高氏罵的忍不
住好笑道你說的什麼混賬話我因門外有人打門要起去看看來人
說是送財爻上門的既然三更半夜來敲門打戶的找我料想不是尋
常小事叫起你來預備燒點湯水接待來人難道我同門外人狠說了
幾句話你都沒有聽見麼我倒不抱怨你睡死了你反要冤栽人許多
混話高氏聞說纔明白了尚未答言門外又高聲說道畢先生你可開

門不開門不開門我就去了明日再會罷高氏聽了方知來人是真亦
滿心喜悅即接口道來了來了急急坐起手慌腳亂的在被內穿上底
衣便探身下床趺上鞋往外就走舉世豐也穿齊衣褲下床忙一把拉
住高氏道你就這麼去了麼該死該死真正你睡糊了夢猶未醒你望
望你的小衫還未穿呢怎生好去開門雖不成這般天氣身上冰涼的
也不覺得麼一語提醒了高氏果然小衫未穿見自己仍是精赤着上
身滴光着兩乳一紅重跑到床前來穿小衫竟遍尋不得急的高氏
滿床一陣混翻那知起身的急促小衫團到被窩內去了一把抓出來
卽向身上披好舉世豐點首嘆道蠢才蠢才緩緩點子罷愈忙愈出笑
話了再則我家雖窮也不致一方舊布多尋不出現在交冬的天氣連
個兜肚都沒有帶上還是你帶不慣還是你懶沒有做得呢你年紀又
輕胸膛又高衣衫又單薄自己低下頭瞧瞧也覺難看此刻高氏一心
記挂門外的人生恐等不耐煩把買賣走脫了那裏有心回答舉世豐
的話雙手鈕着衣扣卽跨步出房來至門前拔去木門開了門閃在一
旁見來人手內提着一盞燈籠便道請裏間坐罷我家大爺起來了章

三保舉起手燈見是個堂客知是舉世豐的妻子卽低頭走入高氏關
好門也隨後進來舉世豐早將房內燈台擺到明間等候來人章三保
吹滅手燈挂在一旁上前與舉世豐見禮道驚嚇畢先生好睡了有罪
有罪畢世豐卽讓章三保上坐問了姓名彼此敘了幾句章三保
口內說着話舉眼見畢家是三間一廂房子東倒西歪朽爛已極房子
裏窗牖門扇一概全無皆用木板蕭蕭橫豎隔着桌椅等件多是纏捆
索掛兩人正對坐閑談高氏早在旁廂一間屋內尋出些破板片燒滾
了水送上茶來章三保忙出位接取適稱不敢見高氏年紀在三十以
內面龐倒還生得干淨俊俏惟欠修整頭上一方青布齊鬢亂札身上
穿了一件半青不藍的薄絮短襖一根舊黑細縲束在腰間上身不過
兩件衣服又薄又舊腰裏又束得老緊的越顯得胸前兩乳高出寸許
有餘下身在燈影之下不甚看得明白見他走的嫵娜想是一對小腳
兒高氏放下茶轉身就走章三保復又坐下再看畢世豐年紀也只好
三十以外高高的顴骨濃濃的眉七言未發而聲先笑眸一轉而頭數
搖周身衣履破舊不堪愈覺肩聳背駝髮黃面黑他偏談笑自若得意

揚揚笑對章三保道足下深夜過訪必有見教小弟這裏洗耳愿聞章三保便離坐深深一揖道俗說禮下於人必有所求將纔先生之言如見我的肺腑但是這件事有些難辦務望先生不可推却畢世豐道足下儘管放心小弟一生最喜從井救人即蹈湯赴火亦所不辭只要足下識得小弟用力之處雖死無憾又鼓掌哈哈大笑章三保即細細將自己女兒如何尋死因賈朱等人如何威逼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要求先生設法必須指寔他們無可抵賴又要官府見了動情不然被他們反過巴掌說我有意累指他們豈非成了訛詐麼那麼一來我倒是害了自己久聞先生大名百發百中所以纔連夜過來求先生高才斟酌的至於先生用力的處在我理當從重報答斷不食言說畢又是一揖到地畢世豐一面聽着一面點頭微笑也立起回了一個揖道足下且自請坐便輕輕悄悄說出一番話來把章三保喜的眉開眼笑連聲稱是未知畢世豐所說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二回

畢世豐叙詞奪情理

賈子誠納賄了官司

西冷野樵著

話說章三保說明女兒如金被賈子誠朱丕等人威逼自盡請畢世豐代他寫紙稟帖去告他們畢世豐聽罷微微一笑道原來足下因這一點小事非是我敢誇大口一舉手之勞即穩操必勝之權然而足下來意我已盡知雖是他們威逼令媛自盡究竟毫無實據把握他們也可抵賴得過須要與說威逼暗中使官府見了如同他們謀害一般他們着了急自然來撕撈這件事足下之意亦不過叫他們破費若干知道利害代令媛報仇總之沒有威逼人命該抵償的情理幸而足下今夜問及於我若問到別人不得如此爽快答應你再者不是小觀弟人的話也一時想不出個盡善盡美的良策來足下且請稍坐片時容我叙紙稟稿起來與足下商議章三保聽了喜的作揖不迭道先生真乃高明不用我細說佩服之至先生請自便我在此靜候畢世豐即起身至房內取出一付筆硯又取過一張粗紙將燈剪明坐下細心思索如何

繪芳錄

第五十二回

落筆章三保立起身在堂前踱來踱去的間步走至階下見旁廂內是砌的兩口鍋高氏坐在灶下背倚着灶門烤火章三保道大嫂請睡了罷我纔的尊府半夜裏都走了起來外面天氣又冷實在不安高氏忙站起來笑道好說你大爺大小是件生意不棄嫌來尋找我們家裏深更半夜的又沒有什麼管待不怕你笑話今年我家大爺整整鬧了半年竟累的狠沒說穿的連吃的都難平時我們家裏極喜拉攏的現在是力不從心只好疎忽親友點了諒你大爺也看得出的是不見怪的說着又眯着嘴嗤的笑了一聲章三保在燈光之下複又細看高氏長眉俊目小巧身材如今是累得這般的憔悴若修飾起來也狠有幾分姿色又聽他語音宛轉似個善說的婦人不禁愛慕之餘又動了一點憐恤之心想到身邊帶有幾兩散碎銀子何不就送與他夫婦定然是得濟的又使畢世豐感激更外出力了若到事後耐謝那是我應分送他的即不見得人情了我又在高氏身上盡了情分自然在他丈夫的前頭竭力說這有此機會不可錯過便走近一步在身邊掏出一個銀包放在灶上道我有件事奉託大嫂適纔大嫂不言我已略知尊府一

二的情形我又有事相煩你家先生理應爲先生分憂設法無奈此時身邊不便儘帶了少許若面交先生恐先生怪我藐視了他望大嫂笑納明日先行添補緊要物件以作我的另外敬意千祈在先生前說好聽些再者此項與日後事務的耐謝無干高氏聽了喜出望外又瞅了那銀包一眼約有七八兩之數笑道怎麼事還沒有成教好先師惠呢若執意不收恐過拂了盛情若公然收了又覺慚愧好日後的女婿共得長久呢我竟體自做主代他們家裏收下再容道謝說着伸手拿過銀包笑嘻嘻的回房去了章三保仍回至桌前畢世豐擱下筆來大笑道費了我多少心血始算勉強告成只怕另請位神手通天的人來也不過這般叙法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却便宜了足下苦了賈朱等人了縱然他們飛上天去也難逃這羅網足下請坐下來細看一遍可否使得章三保道先生過謙了我是不懂得的請先生講說講說畢世豐笑着高聲念道

具稟民人章三保

稟爲謀逼女命迫叩雪冤事竊身南京人因貿易來揚僑居憲治南

柳巷地方嗣因費本虧折閑居偶與身妻議及長女如金已十有八歲針黹女紅在在威精欲托媒牙賣人作妾冀得身價可復舊業身妻亦允今歲九月間有府署幕友許春勛江西人來相看身女愿出身價銀四百金約定十月初旬兌銀接女當又交下定準銀五十金以作憑信數日後復有甘泉縣文生賈實現爲衛幕與兩淮候補運判朱丕偕至身家議買身女身當以許買爲辭賈出五百金誘身背許并言許向拐賣人口身以既經議定萬難挽回只有聽之而已賈即不悅揚言恐嚇如身將女與許定行送究兼云女非身育係誑誘人女而賣者身正與賈爭辯朱又從旁圈說以次女如玉賣賈爲妾即可了事身因素知賈爲本地棍徒欺良壓懦往往買過路婦女至家先姦後售無惡不作身雖賣女情不容已烏能以女推致火坑任其荼毒竊恐有心者皆不忍爲是以一併却絕賈朱脚恨同去次日身邀許至囑其早接長女免賈等覬覦男生他變詭許方來賈朱亦至即與許言身女在家爲娼又恃女有顏色始則賺其身價騙人爭售繼至其家必尋開以出聽其退價若干爲異日再賣之計若此伎

倆奚止一端復言身女爲伊買定在許之前不容另有他議賈既言之聲擊朱又附和其辭許安得不信爲實向身索退定銀身百口解說無奈許深惑於賈朱之言疑身飾詞文過力索原銀決然而去身女素明廉恥因受命難違始肯賣身爲妾今聞賈朱惡言誹謗羞忿交集是晚伺身與妻往睡即吞食洋烟自絕身等聞知解救無及伏思賈朱不捏詞毀女則許不想退許不想退則女可不死身女雖非賈朱謀殺例無抵償然彼等以無作有肆口敗女名節女子以名節爲大名節既喪胡可爲人分明使女至死始已揆度其情又何異於手刃雖非謀殺實同謀殺爲此追叩

大老爺矜鑒賞驗并從賈子誠朱丕許春勛等人到案訊問立分真偽庶免賈等視人命爲兒戲倚官矜爲護符女既雪冤於泉壤彼等亦難逃於律條法有專歸責無貸公私兩便哀哀上稟

年 月 日具呈

章三保聽完連連叫好道這麼一叙情真理實且又將我家行戶二字撇開免得到官先耽不是真不愧先生外號叫做筆似鋒就請先生騰

清好待我明早即去攔與請驗我已買了一個白票在此即在袖內取出稟帖遞過畢世豐道非是好意做成圈套將是下行戶二字撤去既是行戶則女非貞潔或買或退不致於死而且說到行戶人家官府必將這件事看輕再則既非行戶何以賈朱等人無親無故到你家去所以由賣女起見方許人來相看賈朱乃造言毀節以致服毒自盡雖是威逼隱然有逼節在內逼節即與謀殺無異章三保點首稱是即在手燈內將蠟燭取出點上照着畢世豐寫稟高氏又去燒了兩盞茶送的不多片刻稟已寫成畢世豐重又細看了一遍點了句讀註了人名地名填了年月方交與三保章三保接過謝了又謝道夜深了先生請安歇罷待明早喊下稟來如何辦理再來請教隨手將餘下的蠟燭仍插在手燈內起身告辭高氏也趕出來道了聲好走畢世豐直送出大門外回來上門走入道不料今日半夜裏來一宗生意真乃意想不到這件事辦妥了課儀是不得少的被告許家是有錢的人賈子誠連年也積蓄不少這紙稟詞進去他們必然着慌要去與許家至少也得一千八百銀子章家得了彩頭定忘不了我的好了我們也寫出頭了高

氏聽說喜之不盡又將章三保丟下的銀子告訴世豐畢世豐點頭道章三保倒是個朋友能知人甘苦不愧我爲他用這一番力氣你可收好明日待我去變換先買些柴米交家再買兩疋布做幾件棉衣你我禦寒他夫婦歡喜仍回房去睡單說章三保回轉家內將畢先生做的稟詞念給媽媽與衆人聽衆人聽了都說好極媽媽道你也去躺躺能明日天明我喊你起身章三保道我並不想睡不一時天也好明了不要睡遲了耽誤正事即叫人煮出飯來吃飽了好去等候喊稟吃了畢天已大亮忙着換了一套半舊的衣服又分付衆人小心伺候官來相驗便出門而去穿街過巷來至縣前詢問縣官上府去了少停即回即在縣衙左右尋了一家茶舖子坐下等了半晌聽遠遠鳴鑼喝道而來知縣官已返忙起身給了茶錢整一整衣履在街旁站定恰好頭踏執事紛紛過去縣官的轎子將至面前章三保似虎也一般撲出當街跪下高聲喊道血海冤枉呀求大老爺伸冤說着雙手將稟帖高高捧過頭頂兩旁的吏役忙過來吆喝縣官在轎內早已看見即行止住叫取上他原稟來吏役將原稟取過呈上縣官接了從頭細看一行看着

一行搖着頭看官們可知這縣官是誰原來就是魯鵬自魯鵬被劾去後魯鵬知道本省督撫上司皆是清廉公正的大員不可以資緣迎合的恐蹈了兄弟魯鵬的後轍好在他們這夥惡人性情是隨人改變的能屈能伸他即將那勢醜惡人的氣派全行收斂反做出那公正不阿的面目來在上司面前說的是愛國愛民在同僚前說的是潔人潔己又尋那地方上有益於民的事做了幾件魯鵬聲名早傳聞開去了上司同僚無不稱羨連雲從龍都暗暗的納罕道怪不得人說母生九子種種不同誰知魯鵬竟大異其弟行爲是一員好官倒要存心提拔他纔是何可因其弟而廢其兄魯鵬上省也面謁過從龍幾次從龍痛加讚賞魯鵬知得了上司的歡心更一味要好相巧甘泉縣任滿出缺雲從龍想到魯鵬揚州三府是個賠累清苦的缺分不如着他兼署甘泉篆務調劑他得點漕規使費既不負他立心要做好官又可使他分外巴結便一面札飭藩司委他去代理甘泉縣事一面出摺具奏聲明原委并請另放寫任人員魯鵬奉到札文好生歡喜忙去預備接手適值是八月時候接印未久即當開徵之期魯鵬本是個能手外面圖名暗

中國利這一次漕即得了若干肥己今日清早去伺候府裏行香排班事畢回衙恰值章三保瀾與叫冤魯鵬看過稟詞道帶下去再分付隸役人等不可散步伺候本縣前去相驗兩旁答應將章三保帶過一邊魯鵬下轎進署袖了原稟去與刑名師爺商議許春筋是上司本府的幕友朱不是連司的僚屬賈子誠是本學生員兼在衙裏作幕平日又有往來這一千被告怎生發落若照原稟所控他們無故認良作賤威逼人命皆有應得之咎何能不提案訊問刑名師爺笑道東翁這件事易辦的原告章三保稟內都有架詞縱然是實也不過欲買朱許等人買他個不迫可以顛預了事東翁先請去相驗可否服毒是實一面批示簽差立提被告人証赴案去的差役待我授意於他叫他傳話被告等人不須費事他們自然即去料理連東翁這邊他們多要熱情的怕的原告不道門官不結也是沒用的魯鵬連聲道是即傳話外面伺候仍然坐轎開道向章家而來又分付將原告章三保一併帶往到了章家門首早有本坊地保上來跪接裏面已搭了官座魯鵬下轎入內坐定先將章三保妻子帶上問了一遍即叫件作人等在座前相驗件作

等進去將如金尸身扛出放在階下細細驗畢報道周身無傷只有兩手指皆青面皮似鉄唇齒全黑腹脹如鼓委係吞食生烟自盡又將和烟的烟鐘坐上魯鷓鴣了點頭命書吏填明尸格即將章三保帶上道你女兒服毒身死本縣已經驗明你可先行買棺盛殮本縣回衙代你提傳被告審訊章三保連連叩頭道求大老爺極品高陞朱衣萬世女兒的尸身是不能收的恐被告等猶有抵賴魯鷓鴣笑道你這人可痴了難道本縣相驗過了填下尸格不足爲憑的麼被告自然要全行提到審問真僞真的他們皆有應得之咎假的你即是借尸誑詐還要根究你女兒因何服毒章三保又叩頭道若是虛稟小的情甘認罪反坐魯鷓鴣道那就是了遂分付本坊地保看同他家收尸不許猶有扭纏章三保暫行取保回家俟被告人証提齊再傳案對質即起身坐轎回衙章三保送了縣官起身回來與媽媽相商買棺收殮如金好在縣主太爺驗過不怕他們抵賴媽媽道孩子死的甚苦須要豐富裝裹方對得過他就是歷年來他也掙的不少章三保道不用你說我也不忍心草草完結只得這一遭兒了好在用下去的有人來認我們的遂帶了銀兩

上街買定一口上等杉木棺材又叫了裁縫到家連夜趕做衣服書用頂高的綾緞請了陰陽生來擇定次日卯時入殮此時十月節令天氣甚冷雖是陰曆一日無妨章三保又使人分頭送信於各家親友早驚動在城一班紳衿人等向與如金交契又慕如金的顏色一聞此言莫不咤異趕着過來慰唁并詢問至死緣由媽媽一一告訴衆人聽了皆咬牙痛恨怨惡章三保去告獄若魯甘泉稍有袒向我們即不依他雖不該論抵也要他們大花去一宗纔得干休媽媽稱謝了衆人又留衆人吃了茶茶方去次日黎明各物齊備章三保早叫了幾名僧道敲手來伺候衆親友帶着媽媽代如金穿了衣服可憐如金一晝夜過來那裏還是生前的花容月貌百媚千嬌只落得面色由青轉黑唇鼻等處色如紫絳肚腹高挺過頭尺許按上硬同鉄石宛似夜叉魔鬼一般媽媽見了分外傷心復呼兒叫肉夫哭不止章三保與如玉等人亦哭了下来好半晌方止陰陽生報時辰已到階下僧道敲手齊齊吹打衆人將如金尸身抬出入殮媽媽又撫棺碰頭大哭衆人多方勸住棺柩即停供進一切禮儀皆按幼喪制度章三保開鑿了僧道等衆去後衆

等進去將如金尸身扛出放在階下細細驗畢報道周身無傷只有兩手指皆青面皮似鉄唇齒全黑腹脹如鼓委係吞食生烟自盡又將和烟的烟鐘呈上魯鵬結了點頭命書吏填明尸格即將章三保帶上道你女兒服毒身死本縣已經驗明你可先行買棺盛殮本縣衙衙代你提傳被告審訊章三保連叩頭道求大老爺極品高陞朱衣萬世女兒的尸身是不能收的恐被告等猶有抵賴魯鵬笑道你這人可痴了難道本縣相驗過了填下尸格不足爲憑的麼被告自然要全行提到審問實僞真的他們皆有應得之魯鵬的你是借尸說詐還要根究你女兒因何服毒章三保又叩頭道若是虛稟小的情甘認罪反坐魯鵬道那就是了遂才付本坊地保看同他家收尸不許猶有扭難章三保暫行取保回家俟被告人証提齊再傳案對質即起身坐轎回衙章三保送了縣官起身與媽媽相商買棺收殮如金好在縣主太爺驗過不怕他們抵賴媽媽道孩子死的甚苦須要豐富裝裹方對得過他就是歷年來他地掉的不少章三保道不用你說我也不忍心草草完結只得這一遭兒了好在用下去的有人來認我們的遂帶了銀兩

上街買定一口上等杉木棺材又叫了裁縫到家連夜趕做衣服書用頂高的綾緞請了陰陽生來擇定次日卯時入殮此時十月節令天氣甚冷雖是陰曆一日無妨章三保又使人分頭送信於各家親友早驚動在城一班紳衿人等與如金交契又慕如金的顏色一聞此言莫不咤異趕着過來慰唁并詢問至死緣由媽媽一一告訴衆人聽了皆咬牙痛恨慙意章三保去告狀若魯甘泉稍有祖向我們即不依他雖不該論抵也要他們大大花去一宗纔得干休媽媽稱謝了衆人又留衆人吃了茶來方去次日黎明各物齊備章三保早叫了幾名僧誦誦誦手來伺候衆親友帶着媽媽代如金穿了衣服可憐如金一晝夜過來那裏還是生前的花容月貌百媚千嬌只落得面色由青轉黑唇鼻等處色如紫絳肚腹高挺過頭尺許按上硬同鉄石宛似夜叉魔鬼一般媽媽見了分外傷心復呼兒叫肉夫哭不止章三保與如玉等人亦哭了下来好半晌方止陰陽生報時辰已到階下僧道敲手齊齊吹打衆人將如金尸抬出入殮媽媽又撫棺碰頭大哭衆人多方勸住棺柩即停供後進一禮儀皆按幼喪制度章三保開鑿了僧道等衆去後衆

說去不細細解去章家專待縣裏提齊被告好去對訊再說賈子誠朱
二二人回署請署賈子誠即叫廚房添上兩樣菜蔬留朱不吃飯又將
自己烟具開與朱不對躺在榻上吸烟賈子誠猶自恨聲不絕說如
在起不家裏不起旁人實係可惡須要大夫給他個利害纔知道我
們不是好惹的不然還要被他家放尤呢朱丕笑道你因這些小事也
犯不上這麼生氣一個娼家怕沒有法子擺佈他麼好在與魯雲程
相好章家又不他管轄之地明日我同你親去拜他請他差提章三保
說他縱放為娼裏養家子弟并提如金本身到案訊問不怕他倚仗
許春蘭的聲勢難道地方官不該驅逐娼妓麼賈子誠連聲稱善道不
如此不足波我氣他明日午後你在家等我同你一道兒去兩人談說
了半會家人們早擺上飯來對面喫畢淨面漱口又吸了幾口烟朱丕
方起身辭去適值漕帥行下催糧的文書來王喜請賈子誠申覆回文
并札催各單戶預趕緊完納整整忙了一日至次日下晝時分公件
初五清結賈子誠急得心如火焚恨不得一筆寫完好去的朱丕同往
縣署正在心焦忽見朱丕跑了進來形色倉惶滿頭是汗賈子誠忙立

起讓坐笑道你兩日等得不耐煩了我也急的狠無奈這些遭瘟公事
纏綿的不停一城我們只好明日去罷朱丕雙手齊搖坐下道還說什
麼送章家的官呢而今弄出大事來了我特來與你商量趕着去彌縫
爲是若鬧開來你我都有未便賈子誠聽說也喫了一驚忙道什麼事
這般大驚小怪的天大的事不過殺人抵命也沒有事了何況我們並
未殺人朱丕蹙足道雖不是殺人也是一場人命官司遂將如命服毒
身死的話細說章三保如何在縣裏去告如何捏詞現在魯雲程去相
驗過了已出了差來提你我與許家三人幸而魯雲程顧念交情明說
差提原被兩造對質暗中分付來差知會我們趕快去料理只要章家
不道即可含糊過去我想章三保告的是威逼他女兒自盡原無實據
但是縱經控告他定請教了訟師自有一番強詞奪理一時難分真偽
況且你我等人若到堂與他對質也不像句說話來差先到我那裏走
了一躺此番到許家去了少停定然到你這裏來我所以搶一步來與
你斟酌如何辦理雖然不怕他究竟我們居官的人於聲名大有關係
賈子誠聽說亦呆了半晌道不意章三保有如此胆量居然敢捏詞控



親友亦紛紛辭去章家專待縣裏提齊被告好去對訊再說賈子誠朱
不二人回署署賈子誠即叫廚房添上兩樣菜蔬留朱不吃飯又將
自己烟具取出與朱不對躺在榻上吸烟賈子誠猶自恨聲不絕說如
在起本前家裏不起旁人實係可惡須要大大給他個利害纔知道我
們不是好惹的不然還要發他家效尤呢朱不笑道你因這些小事也
犯不上這麼醜氣一個娼家怕沒有法子擺佈他麼好在你與魯雲程
相好章家又在他管轄之地明日我同你親去拜他請他差提章三保
說他縱女爲娼裏脅良家子弟并提如金本身到案訊問不怕他倚仗
許春勳的聲勢難道地方官不該驅逐娼妓麼賈子誠連聲稱善道不
如此不足洩我氣忿明日午後你在家等我同你一道兒去兩人談說
了半會家人們早擺上飯來對面喫畢淨面漱口又吸了幾口烟朱不
方起身辭去迺備漕帥行下催糧的文書來王喜請賈子誠申覆回文
并札催各軍戶旗戶趕緊完納整整忙了一日至次日下晝時分公件
仍未清結賈子誠急得心如火焚恨不得一筆寫完好去的朱不同往
縣署正在心焦忽見朱不跑了進來形色倉惶滿頭是汗賈子誠忙立

起讓坐笑道你兩日等得不耐煩了我也急的狠無奈這些遭瘟公事
纏綿的不得開身我們只好明日去罷朱不雙手齊搖坐下道還說什
麼送章家的官呢而今弄出大事來了我特來與你商量趕着去縣繼
爲是若鬧開來你我都有未便賈子誠聽說也喫了一驚忙道什麼事
這般大驚小怪的天大的事不過殺人抵命也還有事了何況我們道
未殺人朱不躁足道雖不是殺人也是一場人命官司遂將如命服毒
身死的話細說章三保如何存縣裏去告如何捏詞現在魯雲程去相
驗過了已出了差來提你我與許家三人幸而魯雲程顧念交情明說
差提原被兩造對質暗中分付來差知會我們趕快去料理只要章家
不道即可含糊過去我想章三保告的是威逼他女兒自盡原無實據
但是既經控告他定請教了訟師自有一番強詞奪理一時難分真偽
況且你我等人若到堂與他對質也不像句說話來差先到我那裏走
了一躺此番到許家去了少停定然到你這裏來我所以搶一步來與
你斟酌如何辦理雖然不怕他究竟我們居官的人於聲名大有關係
賈子誠聽說亦呆了半晌道不意章三保有如此胆量居然敢捏詞控

告我們其中必有唆訟主使如金那蹄子倒捨得尋死也算件怪事既承雲程關切爽性請他捺攔幾日我們好設法完結且待來差至許家那邊若何辦理我們再作計較朱丕點首稱是又說到風聞如金吞烟自盡死的甚慘今早收殮有人看了來說那裏還成人形面目黧黑兩手鐵青肚腹高硬宛同醜鬼相似想起來如金尋死也是我們的罪過若非你前日發話羞辱他他這般自由自在的日子怎生捨得短見遙想我們走了許家亦動了氣也未可知賈子誠笑着啐朱丕道呸你倒先不打自招他死的有什麼可憐纔死的好我纔快活還死遲了呢我看這件事也沒有什麼拚着花幾串錢海也乾了他到底把條命糟掉了究竟是那個便宜正說着這見家人上來道甘泉裏有兩名差人在外說有要話面稟賈子誠道叫他們進來朱丕連忙躲開家人領了來差入內見子誠請了安站立一邊賈子誠故作不知道你們有什麼事成雙作對的來此原差道一則叩見老爺請安二則敝上有件公事請老爺過目便將硃簽呈上賈子誠接過看畢仍將硃簽交與來差道豈有此理章家分明借尸誑詐難道你們貴上就這麼准了麼原差道起

先原是不准的敝上親往驗過果係服毒章三保又說得確確可據說老爺們威逼他女兒身死所以敝上請老爺們對質即分虛實說着走近一步低低道敝上也明知章家是借故誑詐無如他女兒自盡是實又一口咬定老爺們威逼但對質下來自辨真偽誰有一件難處老爺們何能與他上堂對訊若遣名家屬去怕的章三保刁頑說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不肯同家屬質訊二來老爺們有體面的人傳聞出去風聲不雅況且敝上又與老爺們交好更不能不為關切奈因公事公辦私情只好攔過一邊惟有暗中為力至於章三保控告的意思無非想誑詐若干千人一見敝上叫差人們轉請老爺示下可能看破些給他幾文叫他當堂具張息訟切結了案隨後老爺們再尋件事由狠狠的辦他一下也甚容易此是敝上的私意仍請老爺們自裁許老爺那邊我們去過了已照敝上的意思而行說明日挽出人去向章家說項許他個若干叫他結案賈子誠聞說沉吟了一會笑道承你們貴上一番美意焉得不遵若論章三保胆敢架詞誣告再去買囑他結案還當我們懼怕他呢任憑他告到部裏去我也不去理他說到歸原自有水落

石出孰是孰非何能憑一面之詞硬栽人威逼他女兒自盡麼好在不是我們殺他的那麼一來豈非辜負了你們貴上的盛意說不得我們自認晦氣即照許老爺的辦法先煩你們回去致意貴上請他將案暫擱數日我這裏好叫人去和章家說倘他所欲太奢執意不從再來煩你們貴上懇公訊斷又回頭叫家人提出兩串錢來賞給來差兩名原差請安謝了賞道老爺們是何等樣人難不成怕他控告麼不過因他家女兒死的可憐姑從所請給他幾文若說他執意不行章三保能有幾個腦袋鷄卵好同石頭碰麼他已得之望外斷無違拗差人們且回去稟明做上捺擱兩日候老爺們話說明了再提章三保當堂具結銷案他既答應自然要遞情甘息訟的稟詞那時差人們授意於他就是了賈子誠點頭道狠是你夥計兩人頗會幹事我再耐勞你們罷至於書上關切之處我也理會得自有道理你們回去先代我請安說聲就是計老爺也該有話在你們面前原差笑道老爺真乃明見萬里許老爺也是這般說法其實做一願念交情並無別意遂告辭退了出外朱丕拍着手笑出來道沒事了自古錢能通神一毫不吝這件官司却

便宜了我章家也曉得我窮不過借我搭個腳兒你們所費若干只好容我再報罷許春舫他即用去十倍我也不見情的賈子誠笑道沒臉的東西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明日我們完結了單叫魯雲程來提你與章三保對質看你怎樣那時不怕你窮豆渣子也要榨出點油來朱丕笑道子誠不要誇嘴如魯雲程單提我去我即直說你們買囑他了案試問他們果真沒有威逼章家女兒馬肯納賄只怕你們還要用二發買囑呢賈子誠笑着打了朱丕一下道好好從此我也知道你的心了不要說笑了倒是叫誰人到章家去說呢朱丕道跟我的家人蔣禮頗會說話我大小事件都叫他辦從未支離明日即叫他去包管得表得裏賈子誠又道章家是這麼安排了雲程那邊也得送他幾文他雖口口聲聲說認交情自古衙門向南開有理無錢休進來不替至親密友用得着他多不能白過的你看送他若干方可出手朱丕想了想道至少也要二三百金輕人即是輕已賈子誠點首道就送三百金去罷這件小事也狠過得去了我想今日就送過去讓他且安了心好代我實力辦事便取過一個紅封套來上寫菲敬二字又寫了一張會票會

到平日共來往的銀鋪內實兌紋銀三百兩卽叫進一名家丁拿了名帖送到魯太爺衙門裏去說家主人具了點菲禮奉送容改日親自詣署相謝此時因事在案不便走謁各事都望魯太爺格外關照家丁應着退下自去送禮賈子誠又留朱不吃了晚飯方去朱丕回至家內將蔣禮叫上分付了一遍明早卽去與章三保說不是我們怕他告狀纔來買囑他的叫你不要錯會了念頭因他女兒死的甚苦許老爺旣肯成全他不與他爲難我們也樂得做個人情高高手放他過去究竟不因葡萄不挑菜我們算貼補他女兒喪中一點子用費罷他女兒捨命一場若論他架詞誣告定見不依他的不要仗着有人主便審出虛實來是他自家吃苦別人替不來的叫他別要胡塗你的話要說緊些不要被他得了口氣去蔣禮笑道老爺請放心我知道老爺的意思怕章家慾念過重不肯就和官司得步進步的小的先去詐他一詐說明利害然後再許他好處斷無不從之理若是說了下來也是小的一番功勞這是不能便宜賈老爺要承老爺栽培朱丕笑罵道該行瘟的奴才還沒有做事就先想於中取利事成了賈老爺自然要賞你的你忙甚麼蔣禮應了聲退出一面走着咕嚕道賞是賞撈摸是撈摸也要有這本領撈摸得下橫豎賈老爺是省不來的朱丕只當沒有聽見起身回後蔣禮回自己房內收拾睡下在枕頭上尋思前去作何說辭開口須要章三保無話可回又要使他不釁多索其中我方可餘落想定主見始沉沉睡熟未知蔣禮前往說和章三保可肯應允要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三回

章三保得財甘息訟

畢訟師受謝樂調妻

西冷野樵著

話說將禮睡到次早方醒起身淨洗手臉吃了點飲食忙忙向章家來見章家大門開着即跨步走入見後進喪棚高搭當中停着柩靈前檐幢幃幔燈彩香花甚爲齊整章三保夫婦同在桌畔點燭供肴媽媽又涕淚交流的數說着哭回頭見將禮走了進來章三保也認得他雖然不是朱丕的家人因此事與他們無涉正待詢問將禮忙上來道昨日大姑娘入殮我實在不知道未得候拜失禮之至要恕我呢說着便走上拜單恭恭敬敬行了四禮慌得章三保夫婦挽之不及口內連說不敢三保一旁回禮不迭將禮拜罷起身媽媽也止住啼痕上來叩謝便邀將禮坐棚下坐了媽兒們送過茶蔣禮道昨日下晝方聞得大姑娘的凶信甚是詫異我還當是訛言再細細打聽連死的情由我已盡知把我恨罵了一夜將大指一豎道他若不是我的主人我要罵出他好話來又恨不得過來與賢夫婦商量定要報仇雪恨纔出我胸中這一股

不平之氣無如名分攸關只得忍了去後來聽得章大爺在縣裏喊了稟請官相驗業已准了出差提訊我喜歡的過不得我甚稱贊章大爺有胆量管他什麼官幕有錢有勢只要我有理多可告得他們外孫有理還要告太公呢總之一句話他們惡事也忒做得多了不怕人命關天都視爲平常還了得麼世界上倒沒有王法了一般也有今日跌到你家章大爺手內那怕勢敵如山偏要同他們碰這麼一碰我佩服你章大爺是在是好些兒的非比那畏刀避箭的人這叫做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他們惡貫滿盈自作自受媽媽聽了忙接口道阿彌陀佛你蔣二爺真是明白人你家那主人遠不及你他們只說我們這裏人家是最易欺的殊不知人死了還怕什麼呢拚死無大災說到盡頭都要憑個理字難道人家非容易弄到十七八歲的女兒又是一把賺錢的手段被他們逼死就罷了不成弄一場人命官司他們吃吃試試大家的手段適纔猶有一件可笑的事你二爺未來之先許家打發個人來同我說和叫我家不要道案他情愿貼我女兒身後喪中一切費用是我當面大罵了一頓說你家人夢還未醒沒說貼我的用費就照我女

兒樣子澆個金人還我還嫌他不會說話呢你回去告訴他聲叫他拚着打官司罷留下錢走官的門路是正經只要官判斷我女兒是該死的與你們無干我家就不追了今日你來是頭一次若下次再來我即打你孤拐許家的人見我勢頭不好一溜烟逃去你聽聽可笑不可笑到了此時他還拿錢來墜煞我我可依麼蔣禮聽了拍手笑道罵得在理不打出門還是便宜了他然而我却有句不中聽的話要勸你媽媽不要罵我我纔敢說若論你家姑娘爲他們逼死萬難罷和連旁人也沒有勸你家和的理但是一件常聞錢可買罪他們見你不肯私和到了官又要取處分一不做二不休拚着蕩產傾家到衙門裏去花費現在的官那個不貪財的古語云有錢則生無錢則死你家見縣裏不問不過到府裏去告府裏若再買通呢況且許家又現爲府幕更易說項你家不過到上司裏去告京城裏去告滾釘板喊御狀你家多拚得去幹他們也拚得去用可知有錢到處皆通你告一處他買通一處九九歸原能和他們也用窮了你家也累指完了兩敗俱傷毫無益處沒說是威逼的官司即是真打死了人有錢都可以豁免我想你



不平之氣無如名分攸關只得忍了下去後來聽得章大爺在縣裏喊了稟請官相驗業已送了出差與訊我喜歡的過不得我甚稱贊章大爺有度量管他什麼官裏有錢有勢只與我有理多可告得他們外孫官且還要告太公呢總之一句話他們感戴也感做得多了不怕人命關天都視爲平常選了得麼世界上何處有王法了一般也有今日跌到你家章大爺手內那怕勢位如山偏要同他們碰這麼一碰我佩服你章大爺是在是好些兒的弄比那長刀避箭的人這叫做天那慷慨疎而不漏他們思官滿盈自作自受媽媽聽了忙接口道同個陪佛你將二爺真是明白人你家那主人遠不及你他們只說我們這裏人家是最易欺的殊不知人死了還怕什麼呢拼死無大害說到這頭都要蓋個埋字難道人家弄容易到十七八歲的女兒又是一把銀錢的才被他們逼死就罷了不成弄一場人命官司可罷們吃吃試試大家你且通說他有一件可笑的事你二爺家大之先時家打隣個人來同我說和同他家不交過家他情願賠我女兒身後喪事一切費用是非面大罵了一頓說你家主人學還天羅沒說賠我的費用就賠我女兒手裏子澆個金人還我還嫌他不會說話呢你回去告訴他聲叫他拚官官可罷留下錢走官的門路是正經只要官判斷我女兒是該死

媽媽不若看破些樂得他們來與你家說和情愿用錢何妨重重的要他們一宗而且大姑娘雖然慘死也是大限該絕天下沒有錯死的人閻王也沒有慢勾的鬼二則不怕你媽媽見惱你家這門戶全賴大姑娘撐持而今大姑娘歿了即折了氣勢你家二姑娘年紀尚幼又沒有大姑娘的名聲恐一時接續不上再要打官司告狀的破費只怕他們還未用窮你家就先累倒了媽媽你將我的話與章大爺斟酌斟酌看我蔣禮還是爲的他們是爲的你家呢一席話說得章三保坐在一旁眯眯笑而不答媽媽也無語了半晌方道你二爺的話原是不錯無奈我女兒死的太苦若與他們私和恐對不過我那死鬼女兒蔣禮見媽媽話已鬆了下來即趁勢說道媽媽你這話錯了你姑娘死後魂靈是明白的也曉得父母的苦處而且追到末了他們不過丟官的丟官傾家的傾家也沒得什麼死罪爽性辦到他們論抵也還值得章三保聽說連連點頭道蔣二爺說的甚是有理你到揣度揣度不要倚着自己一冲頭性子日後怨又起身拉他媽媽道你到這裏來我和你說話蔣禮拍桌道還是章大爺爽快你們都要商議定了纔好說呢他夫婦

走進靈幃噦噦啞啞的好半會復又出來媽媽向蔣禮道蒙你二爺指點我們明路但是私和了這官司便宜他們多了我家既就了死女兒的名須要落這麼一宗不然也犯不着就名不就利的至少要他們十萬八萬衙門裏一切我家不管依我就和依我仍是追案還有一件難事方纔許家的人被我罵走料想不敢再來就是賈家那邊也要人去說我家斷不能先央人同他們說和去蔣禮忙道不難你媽媽果然允准不得改口我情愿効勞也不說你家煩我出來即着我的意思許賈等處皆是我去我家主人也無須交代的章三保道怎好煩你二爺代我家說話他們家的人仍是要來的來時再作商議你二爺去說究竟不便媽媽道這也無妨說成了重重謝二爺只要你話說好了不可被他們怙了斤兩去蔣禮聽說雙手齊拍胸膛道有我包管你賢夫婦得理得體成時只要一頓好好酒飯請我一吃就完事了只怕我說的十事九成你家又有變動那就不好了你們怕我說不成功反惹人笑話我也要預先說明說罷哈哈的笑了起來媽媽也笑道你二爺放心果能依我數目斷無不成倘有返悔任憑你二爺罰我蔣

禮道罰你減去九成，只要一成就罷。又格格的笑，即起身作辭。章三保同媽媽直送至前進方，回蔣禮出了門，自喜道：「不意他家被我一番鬼話說了下來，真正是我財星透露，一口氣跑回家內，將前後情節回明了朱丕。朱丕亦大為稱讚，便親自來會賈子誠，着蔣禮去說知許家看他家愿出若干，到賈老爺衙門裏來回我蔣禮出來，自去見許春舫商量。朱丕即至衙署見了賈子誠，將蔣禮如何去說，章家如何答應，現在叫他問許春舫去，知道他出的數目，我們再為計較。這件事算可了結了。賈子誠道：「用去若干，倒是小事，却要破老烏龜夫的笑，我們害怕將錢去買囑他，我真不服這口嘔氣。」朱丕笑道：「你可太沒涵諱了。此番是他得了情理權，讓他逞盡威風，事後過個三月五月，尋件事去擺佈他家，却也容易。那時不發手，則已發手，即與他冲家敗產。今日所得的原數兒倒出來，還不行呢。」賈子誠道：「怎麼呢？只好怎麼想了。」賈朱正在計議，見蔣禮已去了，回來道：「許老爺正因打發去的人，被章家罵了回來，在那裏納悶，見小的去了，說明章三保應允的話，歡喜異常，一口即出了三千兩，再外送魯太爺小的，因想許老爺出得多，也是替老爺們分

肩遂又陳說利害，若不滿意章家所欲，恐此時息了案，日後仍要發作，不如一了百清，免貽後患。許老爺聽了小的的話，又添上二千銀子，共計五千小的先回來說，聲待我再往章家問個明白，講定多少，可以了案。五千外的老爺們再設法補足，可買點便宜，倘五千肯打了，豈不更好麼？朱丕道：「甚好，你就去罷。」蔣禮退出，仍至章家來，章三保忙讓到後進內坐，媽媽也出來相陪。蔣禮道：「委辦的事說過了，但不能盡如你賢夫婦的意思，費了若干唇舌，他們咬定了，要同你們打官司。許春舫隨他去，和我們拚向衙門裏去用，不便宜他家果應了我前次的話後，被我再三說項，他們纔依了出的數目，却離得遠呢。我也說不出口，說出來要被你們啐呢。」章三保道：「既然有了數目，何妨說與我們聽聽，好在行止也還未定。蔣禮又道：「媽媽不要罵我呀。媽媽道：「怎麼話倒累你二爺往返，也不是你二爺的事，只管請說。」蔣禮聽了，方故作噁嘴，咋舌道：「他們三處除了代你家衙門使用，外送你二千兩銀子，再多是不能了。你媽媽想想，可是遠得多呢？」我回覆你家的人都難出口，媽媽聞說，頓時擗下臉來，冷笑了聲道：「我家寶貝似的一個女兒，被他們逼死了。」

又經官動府大鬧了一場息案的時候自然我家還要認個情愿了結的名目這些關頭只值了二千銀子麼他們也不怕笑掉了人家下巴殼子倒難爲你二爺空說了一番改日叫我們家裏登門奉謝我定見是不和了隨他們那個衙們買路去總而言之女兒爲人逼死了不能再問個罪回來章三保也接口道本來太少了我家活女兒亦不止賣二千銀子何況是他們逼死的我們又要就賣死女兒的名二千銀子纔買了個零頭蔣禮道我原曉得懸殊太遠是說不上的又不能不來回你們聲我倒驚動了待他們肯添多少我再來說罷便起身欲行如玉在靈幃內句句聽得明白忍不住走了出來道蔣二爺請站一站蔣禮見是如玉叫他便即停住脚步道二姑娘有何話說如玉含笑承你二爺來代我家說事本當依從無奈數目太遠不是我家有意扭捏然而你二爺的來意我也猜透一二怕的是說多了我家三爺和媽媽又爭多厭少不如藏點頭說好留退步究竟他們愿出實數若干說明了要大家商議能行則行不能行則止倒爽快些二爺何必又要去走這麼一躺做什麼呢現在費你二爺心甚不過意再累你往返更外不安

了蔣禮聽了暗罵道這促狹小蹄子很會詐人看來比老的還凶呢待我也詐他一詐便笑道二姑娘說話真伶俐倒看出我的心境來既然你姑娘問我我也要轉問一聲想必三爺和媽媽的心境姑娘是知道的到底要多少纔肯罷休權且丟了我的說你的早問你媽媽說要十萬八萬那句話諒也是戲言應該有一定不移的章程橫在心裏何妨請教呢如玉笑道既是你二爺詢問我我斗胆代三爺和媽媽做主十萬八萬雖是戲言大約一萬八千是不可少的你二爺心裏估量估量他們能出再去說一遭兒他們不能出就犯不着這費唇舌了媽媽在旁忙攔如玉道你不要亂說小孩子家曉得甚麼你二爺不要係他我是不依的蔣禮見如玉已說出實數又見媽媽攔他恐如玉走了不好收場便道你姑娘這麼爽利我也爽利些我們以作六千的數目等我說去說得成晚間回信說不成即不來了明日你道你家的案他打他們的官司與我毫無關涉不過白說了一場話媽媽仍要再說被如玉搶着說道就這麼着候你二爺信罷行止多要回覆我們一聲蔣禮口內答應着即作別出外也不回去走到那僻靜茶舖內坐下直等

至黃昏時分又向章家來進了門即拍手笑道成功了沒事了哎唷哎唷好容易被我說得海枯石爛方有了頭緒非是我說妄話唾沫多說乾了一碗又回身對章三保作了一揖道恭喜恭喜大事告成悉如二令嫗分付的六千數目賢夫婦可沒有的說了再說我可要議罰了說罷又笑個不止章三保一面答禮一面讓蔣禮坐下道適纔媽媽狠罵了如玉一頓說他不知好歹亂出來插嘴既已說出了口又累你二爺跑來跑去我們甚過意不去只好遵命這場情分却要實在你二爺身上蔣禮笑道承情雖蒙你們賢夫婦慨允還有一句不情的話要交代明白衙門的使費說過不要你家聞問那情愿息訟的稟帖是要你家遞的媽媽道既和不講理自然要遞利息請你二爺去與他們說明了

一邊交銀一邊去投息詞兩不相欺蔣禮道那也不用你多慮我去把銀兩措齊你家去請人寫下息詞我同你家章大爺手攬手兒往縣裏去遞就在那裏交清銀數何如我也要去明日見罷蔣禮回至衙署已初更時分朱丕道怎麼到這時候纔來他家可行了麼蔣禮道行是行了不是小的誇口換一個主兒去竟難成功呢章家兩口子抱定十

萬八萬的說被小的左磨右刷始壓下頭來現已說定了七千數目衙門還要我們去用除去許老爺出的五千賈老爺與老爺是要湊貳千的縣裏沒有什麼大關發不過善差們的賞號幾十千文也就好過去了好在賈老爺前日已送過魯太爺三百許老爺還允下另送遙想魯太爺是沒有社難不行的事賈子誠道倒難爲你了改日還要酬勞你明日去告訴聲許家叫他將銀兩備齊我的少停交與你主人帶回就是明日做結了罷遲則恐另生他變蔣禮應着退出賈子誠即起身在床取出一個螺甸小匣開了鎖鑰檢出二千兩銀票交與朱丕道這件官司真便宜了你難道你就這麼算了麼朱丕笑道我不與你叙理你倒說起我來這件官司本是你鬧出來的可知許春舫是飛災呢他還出了五千兩若不是我家蔣禮去說你可能二千銀子了事的麼論理你還要謝我纔是賈子誠笑道啐下流東西不要面孔的滾罷天也不早了別要碰着奪路的強盜搶了銀票去那我可是不管只好你自家賠補了朱丕也笑着起身辭出早有來接的家人提着手燈照回私宅朱丕將蔣禮叫入交清了銀票分付他明早即去不可遲悞蔣禮接

過銀票下來欣喜非常穩穩的賺了一千銀子我在這門裏當了七八年的差還沒有得過這麼一宗財爻惟愿他們這樣人命官司再遇幾回我可就要發財了歡歡喜喜將一千兩銀票另自收過吹燈安睡次日清早先到許春舫那裏說明却報了一萬之數與賈子誠各出一半朱丕本來無錢人是曉得的許春舫兌了銀兩打發一名貼身家丁同着蔣禮前來蔣禮一路暗忖道這個因據的跟着我來怎生支開了他方好交代章家銀兩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對那人道我的哥罷罷你我辛苦一場必須要拈個厘頭貼補脚步錢不知你大哥意下何如那人道蔣二哥你說的什麼傻話誰不想好處呢只是沒有法兒蔣禮道不難你把銀子先拿到衙門前等我自有調處少停我同章三保來叫你交銀你再交代他包管章家都要送我們一分酬勞那人聽了連連應答遂依着蔣禮的話先至縣前等候這裏蔣禮見那人去了便急急來至章家章三保接着入內蔣禮道你家稟帖可寫下麼我們銀子已齊了章三保道寫下了我們就去罷蔣禮道且緩許家的家人路上向着我說要你耐謝他一分不然他不肯交銀子我代你家做主允下他了

一分該七十兩銀子你肯給就給否則我代墊了難道爲這點小費耽誤大事麼最好你與我交給他免得爭多嫌寡的章三保道你二爺既經說下我也不好駁回好在七十兩銀子也是有限的明日送給他罷蔣禮笑道他要現給呢說現銀子交代你不能落你家的欠賬這也是人之恒情不能怪他你帶了去罷那整數上也不好挖下來的章三保聽說便取出一包銀子數了七十兩交與蔣禮又將息訟的稟帖帶在身畔邀蔣禮同往投遞媽媽又趕上來囑付道銀子過手再遞稟帖不要放了鴿子去要緊蔣禮回頭笑道媽媽你太小心把我姓蔣的忒看輕了媽媽道不是怕你呀怕的是許家的人蔣禮也不答言拉着章三保就走不一會來至縣前果見許家的人站在街旁呆呆的等候蔣禮搶行一步將七十兩銀子遞與那人道你且收下千萬不要開口跟着我行事費了無窮的氣力纔弄下這一分來我假說是我要的他方不駁回停刻事完了我們再分罷那人接了千稱萬謝恰好章三保也走了上來彼此只招呼了一聲蔣禮即拉了他們一同來至門房蔣禮是常來的門上多認得他讓他們坐下蔣禮便將原被兩造恩情訟的

話細說又在身邊袋內掏出幾兩銀子送與門上道些許菲敬不成意思請收了容待事結之後再行補報原來蔣禮早預備下各行使費以便一場清結門上接過笑道這點小事還領甚麼你二哥太見外了請將稟帖存下待我覷個空兒遞進去不知官那裏可說明了沒有又回身罵用的二兒怎麼客來了許久也不送茶你們幹什麼的蔣禮忙道我們不吃茶貴上那裏久經說明斷不叫二哥上去碰釘子章三保亦取出稟帖來送過門上望了望摺在一邊蔣禮等人辭別出來扯了章三保到後街地方先將許家的家人帶來銀兩拿過併在一處交給章三保又叫他照一照票去若有訛錯快來尋我退換章三保笑道票假你二爺人是不做的見對了數目方道了聲有累分路而去蔣禮又邀了許家的人去會書差共用便費若干叫那人回去告訴許家訪這一款也要對派的各事理結蔣禮方別了那人回來魯鴉先得買子誠三百今日許家又送了五百甚為歡喜此時見章家息詞遞進批了准其具結銷案再說章三保得了六千銀子心滿意足回至家中說知媽媽也快樂不盡章三保道這件事却多虧了畢先生若非他將稟詞

叙得入情入殼賈朱等人不肯善善的出這些買囑我家息訟縣裏也不能如此易准及下來相驗出差提訊等事快而且速統共三四天即沒有事了又得了這麼一宗巨款足夠我們夫妻一世受用不是我說句喪心的話一個活女兒恐賣不上這麼許多銀兩子細想起來皆是畢先生之刀須要重重酬謝他數百銀子纔對得過他媽媽道你不說我正想同你商酌你說謝他數百銀子未免過輕了輕人即是輕己況且這個人是輕待不得的只當他們少出一千八百我們也是要行的我見有一張單頭一千兩銀票不如拿去謝他儘可多送些叫他歡喜不要叫他爭多厭少的起來倒難說話章三保笑道我也這麼想怕的多送了你捨不得你既肯了我有什麼不行呢便將那一千的銀票檢出向畢家來到了門首用手敲門裏面高氏答應出來開門見是章三保遂道恭喜你章大爺官司和下來了章三保陪笑道多蒙大嫂關切官司和了先生在家麼高氏道在家寫東西呢章大爺請裏面坐便隨手關上門讓章三保進來說也奇怪畢世豐真轉了財運自從代章家寫過稟詞即接二連三的人來尋他寫狀連日狼得了若干筆費今日

又有一家的狀詞正坐在明間拈筆沉吟忽見章三保走入忙起身迎
接章三保先道了謝方分賓入座畢世豐道息訟的稟帖遞過了我纔
從衙門出來聞得已銷了案恭喜你彩頭想必得的不少章三保道皆
託先生福庇又承大力兩次扶助今日特來叩謝另備了點小意思過
來孝敬要望先生包涵笑納說罷取出那張銀票站起身雙手遞過畢
世豐也起身接了聽章三保說的是小意思料想不過一二百銀子口
內說着足下何必如此多情便展開看了一眼是一千兩不由心頭跳
了幾跳猶恐眼岔再子細覷在上面一看果是一千兩忙叫高氏收了
過去復又坐下道這件官司究竟足下得了多少倒見惠小弟這許多
却要請教請教章三保也斜着眼笑道不瞞先生說除去各項用費淨
落了這些便將一隻手一臂畢世豐拍案叫奇道真乃足下洪福我再
料不到有如許之多倒是小弟沾了足下的財光章大哥你是個好朋
友也不愧我的盡心嘔血助一場章三保見桌上放着筆硯知道尚要
代人家寫狀不便久坐耽悞他正事即立起作辭畢世豐道今日也不
屈留改日却要請足下暢叙一天章三保答應了行出大門一拱而別

畢世豐回身跳至堂前對高氏道真正夢想不到得此一項酬謝有趣
有趣這場買賣做得快活高氏忙問道到底多少呢我只認得那票上
有個千字難不成是一千麼畢世豐喜的將兩個指頭彈了一下道給
個櫃子你吃吃不是一千我也不高興到如此告訴你罷足兌紋銀一
千兩你說快活不快活高氏聽了也喜得心痒難撓合掌當空道阿彌
陀佛我夫妻們也過出日子來了怪道這兩天喜鵲不住在屋頂上咬
啞咬啞的叫呢原來是報喜來的畢世豐忙至桌前將那未完的呈詞
一揮而就推過一旁道從此我也不做這牢買賣了有此一千銀子大
可安安穩穩過一世快活日月補補我歷年嘔出的心血罷即與高氏
計議將住的房屋重新修葺整齊又叫了裁縫來家趕着做他夫妻的
衣服裙襖及添置各色應用物件其餘的銀兩又託親友在城內鄉間
買下些市房地以作恆產不上一月工夫畢家住的穿的煥然一新
居然是一個小富人家了畢世豐又買了一名了頭伏伺高氏雇了兩
名男女僕人在家伺候今日是黃道良辰早條下猪羊供禮叩謝天地
祖先邀請各家親友鬧至更鼓人衆皆散他夫妻方對坐暢飲現在畢

世豐周身新衣燦履氣概昂昂人也胖了多少高氏簪珥盈頭綾絹遍體更外添了幾分姿色畢世豐吃到半醉看着高氏又想着如今家成業就不禁說一回笑一回直至三更纔止收過殘肴淨了手臉夫妻歸房安寢畢世豐又取了燭台各處照看燈火門戶回到房中見高氏早卸了粧脫去外面大衣坐在床邊上解開貼身小衫將兩隻手從胸前伸出在那裏更換睡鞋露出鮮紅兜肚淡綠色的底衣襯着兩彎雪白膀臂在燈光之下分外動人畢世豐正值酒酣耳熱之際不由與致勃然叫丫頭回至裏間套房去睡自己掩上房門笑嘻嘻的捱至高氏身旁坐下道好簇新的兜肚呀還虧我那日說了你幾句你纔肯帶上的怎麼你平日光着胸口也不覺難過麼說着伸手來摸高氏胸膛如新剝雞頭堅滑膩手半籠於內半露在外高氏天性觸癢急推開畢世豐的手笑着側身閃躲道你可放穩重些別要摸手摸脚叫人怪癢癢的你說我不喜帶兜肚我那裏好意思也知胸膛高的難看無奈這幾年這遭瘟的奶子忽然挺硬得似石頭一般不能拘束饒不着衣服擦了還是痛的起先我怕是要害奶了誰知就是這個病寔在也蹊蹊得狠

我亦不解是什麼緣故畢世豐笑道這不是病男子無妻謂之孤陽獨亢女子無夫謂之純陰不化你却純陰之氣鬱遏以致凝結胸前兩乳堅硬我們夫妻雖常在一處因數年中衣食不周那裏還想到歡情上去這麼一說我又憶起日前的事來章三保半夜裏來央我寫狀我證你醒了好預備茶水你即硬裁我那些混話連你幾年不帶兜肚不是前日夜間看見我仍是不曉得可見一毫別的念頭都沒得你還罵我又說我要窮開心可是有的今日我們不爲窮了可以富開心了二則你那純陰不化之氣也可舒散舒散高氏聽了不覺紅生兩頰啐的一口道少嚼舌頭罷被丫頭們聽得是什麼意思他轉身上床掀開了被脫去底衣又褪下了上身衣服一探身睡入被裏去了畢世豐也忙忙脫去衣履同入衾中他夫妻多年舊雨猶勝新婚原來高氏自十八歲嫁到畢家一年內即除了公姑家道日漸陵替雖然今年二十六歲在畢家有八年之久朝朝思食夜夜愁衣在新嫁來的那一年內尚盡了些夫婦燕好之樂後來這幾年愁窮還愁不過來甚至日愁到晚夜煩到明日間又要做針黹苦活添補食用何暇再生他念此時平白地

頓成小富公然豐衣足食之家况且畢世豐與高氏俱在三十上下的人還是一對少年夫妻素昔又甚睦好這一宵恩愛倍於往日始算曲盡綢繆情濃意快彼此貪戀得孜孜不休擁抱酣眠至次早日上三竿方醒他夫妻兩人起身梳洗接着眾親友輪流來請他夫妻彼此來款接不暇大抵人情半多勢利當畢家窮困之時絕無人來過問生恐纏擾今見畢家重整家園又來走動連那疎遠不通慶弔親友多相往來畢世豐又將祖遺的代書缺分交結學生們掌理他却安居樂業自在逍遙揀那知己的一二親友約伴去遊山玩水賞月看花高氏在家或尋些針線消磨長晝或督率女僕丫頭們做些女紅他夫妻倒無拘無束的過去一日畢世豐早起無事背着手在庭階上看僮僕們澆灌盆中花草見男僕上來回道聞得明日章三爺家大姑娘出殯據說合城的官紳與他家往來過的多走走送又置備了旛幢儀仗沿途甚為熱鬧大爺明日可去不去畢世豐道怎麼好不去呢你去備一分上等祭禮明早隨我去拜弔男僕答應下來畢世豐即至房內告訴高氏專待明日清晨前去未知章三保家出殯怎生熱鬧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四回

西冷野樵著

送殯官宦破官箴

激義忿老儒寄柬帖

話說章三保自得了賈朱等人若干銀兩即七七建齋禮懺追荐如金亡靈轉瞬將屆隆冬怕的停供在家諸多不便與媽媽商議在城外買下一穴地安葬擇定出殯日期去通知各家親友誰知如金死的那一日來慰唁的一班官紳也得了信齊至章家與三保媽媽說道你家姑娘在世我們也算是知己死後我們又未盡寸情至今抱歉不安昨已聞得有了出殯日期我們却要來熱鬧一場想他生前合郡知名若這麼湮沒無聞冷清清的抬出城去非獨你們父母不安我們也覺不忍你家若怕過費那日的用度一切俱是我們措備不要你夫婦破費分文媽媽忙道承蒙諸位老爺抬愛我女兒又不要我家破費已感激不盡只怕我們這等人家招搖過度有人議論又怕帶累老爺們的聲名如果老爺們看着不碍我家是情愿得狠眾官紳笑道這也何妨自古風流名士本屬不羈我們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殯作為他一場好播傳

繪芳錄

第五十四回

風流佳話及期我們還要來親送出城的章三保道連這麼我們已覺不安之至若再勞動老爺們來送豈不折得我女兒鬼魂難受衆官紳齊說無妨又議論了一回如何措置如何裝潢至暮方去先一日奠辭衆官紳早遣了各家家丁過來幫同料理晚間衆官紳皆至即分派各行執事人等某人管理幡幢某人管理陳設以及沿途照應之人俱分派得井井有條本擇定寅時發引交到子正章家即預備辭靈收拾一切供獻各物媽媽此時早又哭倒靈前一行哭一行說道苦命的兒呀非是你媽媽狠心不留你在家過年苦於房屋狹窄冬令火事又多怕的風火不虞反爲不使所以纔硬着心腸送你出城想你自幼姣生慣養一刻沒有離過親人此番墜入荒邱冷雨淒風拋撇你一人在外叫你媽媽怎生放心我又不能到城外去伴你兒呀你的棺柩雖送至城外你的陰靈還住在家內罷待你媽媽一月死了同你葬在一處好彼此有個侶伴免得孤零零的悽惶害怕說罷又哭哭罷又說引得人衆莫不傷心又聽他說出這些瘋話又是好笑倒是如玉上來極力勸住彼時晨鷄四唱已至寅初階下鼓樂齊鳴僧道人衆施放焰口早完重

到靈前鉞鉢喧闐抬棺的人夫上堂打去靈幃將棺柩用繩索盤頭札尾一聲請起早如飛的扛出大門媽媽如玉等人皆上了轎棺前的執事擺下有半里之遙燈燭輝煌人聲喧沸前面也有旗牌傘扇却無官銜畫的龍鳳等類又用五色綵絹紮成花草禽獸各燈夾着粗細音樂棺前兩面燈牌一柄官傘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過處香氣襲人其餘魂輿衣亭棺罩盡極其精工多僭用五品宜人制度又買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扮作孝子在棺前導引棺後即是衆官紳相隨人人峨冠博帶在街上步行引得經過的各街市舖面上男女雜坐人山人海觀看無不交頭接耳嘖嘖稱羨有的說這一番用度至少也要二三百金怎麼捨得用的有的說你們還不知道呢前日和了官司新得了幾萬錢子用這麼少許算什麼咧又有說你們雖知道不如我清晰那裏是他家用的就是那棺柩後面隨行的一班老爺們用的平時叫他們用一文正經錢任你說破了嘴唇皮他都是搖頭偏心服情愿的用在婬子身上又有說虧他們還是一班官宦紳衿也不怕人議論失了體統名分只恐他們家父母死了尙不能如此恭敬有禮不見他們平時

多是車兒馬兒的以五喝六狐假虎威今夜怎麼肯在街上行走便衣也罷了還是衣冠齊楚的哪又有的說而今世上的事叫人不能開眼一個婊子死了如此風光又有這些人扭着代他家置條正經貞婦烈女死了不得這般威武你們想想可嘆不可嘆不提閒人私議紛紛再說章家的親友沿途也設了路祭供獻少頃街市走完已至城前天色大明棺柩出了城各執事又送了半里許方回衆官紳直同章三保媽媽如玉等人送至坟前墓旁早搭了幾座彩棚預備送殯的人歇息僧道人衆又吹插起來將棺柩入土上面用土做了坟墓然後衆官紳擺下祭禮各行了半禮章三保夫婦頂禮叩謝早有衆家家丁備了轎馬前來迎接衆官紳方紛紛回城章三保又將看坟的人喚來分付他多種樹木坟前又留下大大一塊祭台長長的一條神道士墳欄石皆要堅固章三保將各事交代清楚又將帶來各物收過即叫媽媽如玉等回家媽媽又在坟前狠狠哭了一場被衆人勸住方大家上轎一路回城猶聽得街市上講說無非說的用度奢侈體制僭越的話章三保因此事已過還怕人議論麼又是衆位官紳老爺們的主見也議論不着

我遂不放在心上誰知衆口似碑早傳說到一位至公無私端方正直的老學究先生耳內激惱了他的義忿掀起一場大風浪來看官們你道是誰即是甘又繼那甘老頭兒甘誓自辭了小儒的聘回來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贈此時家道頗爲寬裕甘霖甘露兩個孫子又皆成立甘老竟諸務遂心優遊娛老每邀幾個同學老友至城外平山淪茗名園看花分題聯句扶杖偕行真乃暮年樂事有時杜門不出課藝諸孫研求性道又有一班當道名流慕甘老的聲聞來與他接納或求序跋或乞謳吟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隨心所欲無樂不臻又知今秋大比早督率霖露二孫專心刻苦好待聘秋闈九月初旬榜發之期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經魁甘霖造藝雖佳惜乎以額滿見遺報子報到甘家把個甘老樂得手舞足蹈回憶自己幼年不過得了一衿長子少亡幼子雖立又無意進取今幸次孫成名也不負書香有後祖父增榮甘霖今秋雖額遺未中前次已邀徵聘亦算成立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說今科文字甚佳汝之不中命也非汝之咎也次日即命甘露去謁房師回來又祭謝天地祖先拜見各家親友合城文武諸官均來道賀甘

家又忙着請酒邀宴開了多日方纔清閑一日甘誓忽憶及小儒等人許久未晤還是他們園亭落成我在那裏的日前又極承陳魯代我美意拳拳至今猶食其惠卽是二孫前番蒙介臣學憲賞鑒拔置貢廩亦係小儒之力今日次孫成名他們雖早經知道我應該寫封信去告知他們也是我的意思二則寶徵寶焜今秋亦赴浙鄉試未知如何使刻刻記念使起身在書架上取過信紙濡墨抽毫正欲寫下忽抬頭見甘露笑吟吟的進來侍立一旁道今早孫兒去回拜一家同年經過東門街上見閒人擁擠不開執事紛紛原來是人家出殯又見送殯的多是合城仕宦紳衿人等孫兒疑是本地鄉宦方有如此局面忙將轎子停在路旁讓殯官過去因見各色儀仗甚是不倫又聞得街市上閒人譏誚孫兒卽細爲打聽實在氣惱不過那知是柳巷內章三保家女兒出殯這章三保乃南京下來的有名行戶死的是他女兒如金日前被賈子誠等人威逼服毒章三保至甘泉裏控告據說賈子誠等狠用了若干章家方肯罷訟連魯邑侯都得了賄賂卽將這人命官司胡亂了結過身後來孫兒又遇着一個同學朋友也在那裏觀看細問情

由方知這一班官紳平日多與他家往來甚密聞得他今日出殯不惜多金鋪揚華麗又僱用五品制度居然穿着衣冠在棺後走送有幾個是孫兒認識的他見了孫兒反顧盼自雄不以爲恥却也算揚城內第一椿奇事奇聞甘露纔說完了把甘老氣得眼圓眉豎站起來厲聲問道這事可真麼倒把甘露嚇了一跳退了幾步諾諾連聲道孫兒親眼見的怎麼不真甘誓將桌子一擊道該死該死真成了一羣衣冠禽獸矣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或身爲民表竟如此不顧恥辱作娼家之走狗難道這合城上司學官耳目較近也置之不問如蠶似噴的麼未免尸位素殮忝居民上若說魯甘泉是聲聞極美賢有司怎麼納起賄賂來而且私和人命更屬非是可惡可惡甘露忙道爺爺還道魯甘泉是好官麼他是做出這假清正的名來欺上司的孫兒最可笑是雲在田制軍常聞爺爺說他由諸生投効軍前建立奇勳恩賜中榜出身做卿貳的時候又幹了幾件出人頭地的事今上都稱他爲骨鯁之臣可知是個文武全材有胆有識的大員怎麼被魯甘泉欺瞞過去反委他署理有司篆務他起先是佐貳尙不能過作威福而今提了刑名的權柄

正使他來害這一方百姓爺爺不記得他的兄弟爲山陽縣令是前任程制台參劾去的那也是個劣員何以岳翁參奏其弟女婿反重用其兄豈非自相矛盾麼甘誓道原來如此我尚未知詳細雲在田竟爲所欺更不可容我今日本欲寄書去候小儒等人兼問寶徵兄弟鄉試若何何妨將這件事寫去使在田知道爲人所欺看他怎生辦法這一班無恥之徒若不懲警將來還要大敗官箴甘誓問說自悔失言深知祖父的性格是執一不移的忙勸諫道此事雖然過身終久多要掀翻這些旁人的嘴也握不住的上司亦有耳目斷無不問之理爺爺又何必寄書與在田制軍惹他們怨恨況且這件事與我們毫無干涉甘誓聞說喝道胡說孩子們曉得什麼你今業已成名將來亦要爲民父母的難道地方上有這些事情你也不問麼可見你等立心因循不是振作有爲之輩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何忍坐視他受人欺瞞況此事傳揚開去亦與在田官聲有碍既爲本省督撫卽難逃失察之譏我主兒已定你無須饒舌甘露見祖父動怒不敢再諫便縮身退出到後面去了這裏甘誓怒生生提起筆來卽寫將甘露得中的話與詢寶徵兄弟

赴試的話皆無暇多叙草草寫了幾行又取過幾張信紙將章家的事前後原由以及魯鵬的得財種種情節據甘露所說寫得極其詳細書成同封在小儒函內粘了函口叫進一名家人着他起往南京見小儒投遞須要面討回書家人退出卽收拾起身到了南京問至桃葉渡口新府第內見東首大門前坐着無數錦衣大帽的家丁又見門內張燈結綵街上往來車馬絡繹不絕甘家的人知道有喜慶事不敢造次上來見人衆拱手詢問并自陳奉命來投書的陳府的家人聞說忙上來邀他到門房裏坐告訴他原由方知寶徵寶焜兄弟兩人同科高中今日報單已到合城文武紳宦親友皆得了信忙來道喜小儒卽備酒唱戲款洽人衆又請了雲從龍過來座中陪客是祝伯青王蘭馮寶等人梅仙五官也帶着各處照應一切惟有江漢槎前日已同小憐回家去了因江相月內常誕開筵請客狼熱鬧了兩日江相回憶自己早登科甲由卿貳轉入黃扉現在退居養老可謂功成身退無愧古人又見漢槎成立克紹箕裘媳婦瓊珍近日生了一子取名奎即兒孫繞膝鼓腹含飴若論年紀已至古稀以外真乃富貴壽考四字俱全江相愈思愈

樂所以一連設了三日筵宴借着自家的生日廣招親友這幾日中未免起早眠遲又重了點飲食覺得身體不爽時發飽悶漢槎趕着同了小憐回家親侍湯藥瓊珍尚未彌月不能出來漢槎即各處延請名醫前來診視多說老相國尊年的人宜加保養皆因早年國事操勞過甚精血日虧是以到了暮歲不足榮衛筋絡還是老相國福壽雙全不時生疾病想必近日眠食愈時以致發作若不增外感風邪運以參苓補助之劑十日可痊此乃晚生等管見尚祈多請名手互相斟酌爲是漢槎聽了甚是心焦兼之日內江相添了嗽喘諸症漢槎四遣人四處求籤問卜又親身赴各廟燒香許愿總不見效江老夫人也着急非常同了兒媳輩輪班侍宿漢槎又恐母親過於勞乏亦是暮年的人便再三勸母親去歇息連日江府中鬧得馬仰人翻雖內外男女僕婦人等都日夜不安故而小儒這邊演戲請客也不去請他漢槎只着人送了禮又自己偷空忙忙的坐轎前來一賀即去此時小儒與方夫人見兩兒同中快樂異常小儒想到自己年未四十位極人臣兩兒又早列賢書人生如此也算盡臻全美適值諸親友來賀遂定下名班開鑼唱戲大

設筵宴請合城官員紳衿誰人敢不來趨承多彼勝此強的爭送各樣奇貴禮物方夫人在園內紺雪齋也擺了酒席邀請在城誥命亦請婉容靜儀等相陪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省視未來園內也傳了一班小梨園來演唱直至更鼓後戲酒方終遠路男女客衆紛紛告辭從龍婉容亦作別回衙伯青回江府去了方夫人與玉梅單留下小鳳來盤桓兩日寶徵兄弟因辛苦了一日早去安睡小儒王蘭等人仍在書房內品茗閒談說到江相的病近來不知怎樣子騫本純孝性成生恐老父不測日夜愁煩今早來此形容消瘦了大半彼時匆匆又未曾問及他小儒道我明日欲親去看江相的病你們可去不去王蘭道怎麼不去呢我們明早大家多去二郎道老師向來素稱強健怎麼一病即到了這般地步昨日我在那裏聽醫家所說就狠有了不妙倘有參差真要苦壞了子騫王蘭道論理江相也有年紀了無如爲子之人恨不能父母壽逾百齡猶以爲未足楚卿說強健的人不應一病至此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越發可危你不聞俗說老健春寒秋後熱是譬其不得常久之意大凡老來硬朗猶之花繁木古一經謝折即成摧朽所以江相

此番病勢日沉我甚爲子騫可危衆人齊聲稱是小儒又道我因江相想起甘又盤來那個老頭兒將及八十的人論起精神比江相尤強照者香所言甘老也覺可危了王蘭道甘老却不同江相江相早年出仕爲國爲民操勞心緒無一刻之甯前日醫家云精血不足榮衛筋絡卽此之謂也若甘老一衿之後無志求名卽淡薄自居不過著書立說消磨歲月而已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強那個老頭兒竟有期頤以外之壽可望二郎笑道這麼說起來我們這一班人旣未苦心又未勞力將來都可卜百歲豈非是一羣老不死了說得小儒者香拍手大笑起來五官接口道我們雖不勞心力是幼年受過磨折的也難望永壽王蘭道你與小癩又非我們可比我們縱然老至却恨不得你們不老方好你們如一朶鮮艷姣花相似試問老來有何意趣你們是不得老的五官尙未荅言梅仙的臉早一紅立起身子拉了五官就走道老五何必與他們扳談惹出這些話來又嘲笑我們又罵我們不得老者香你放心明兒我們就死了讓你們好活到一百歲只恐老而不死是個賊了說罷又撲嗤的笑了一聲扯着五官回後去了衆人聽了又大笑起來小

儒道秋問甘霖甘露來此鄉試出關曾將文字送與我看我卽許他兄弟必中果然甘露高中經魁甘霖若非額滿見遺也是要中的今科雖然抱屈下次定可期許遙想甘老見次孫成名其樂可知我們應該寄封書去稱賀纔是他夏間尙有書來詢問徵兒輩今秋可回浙赴試他書中之意期望甚殷徵兒輩微倖得名也應告訴他聲罷罷他自幼訓誨一場再則我仍有件心事欲煩者香代我作札於甘老想小女賽珍尙未適人我看甘露那孩子頗有出息意欲招甘露爲婿諒甘老也無甚推辭卽煩者香作一冰人說合其事三則焜兒長大亦當授室聞甘老有個姪孫女小字潔玉幼無父母依棲甘老家常聞他說此女德容言工四字皆備是甘又盤長房猶子所出此女五歲背母甘老卽領帶來家撫養甘老前次也曾說過欲給焜兒爲妻彼時我尙在江寧任上焜兒甚幼故未允諾今旣成立也不致悞了他姪孫女的終身我意欲求他爲次媳以賽珍許他次孫甘露爲妻作個迴環親事卽請者香代我一作書中須要說得委婉懇切使他無辭可却王蘭道甚好你與甘家結親分外合宜甘老爲人古執不合時宜你又生性拘謹却好是一

對親家况門楣又極相當遙揣甘老也是狠愿意的我可做這媒人男女兩家皆是我說樂得吃兩家謝媒的酒席二郎笑道兩家的酒席自然是你一人吃了倘兩家異日爭競起來也要你一人去受嘔氣呢這叫做樂也是你苦也是你別人沾不了光去的王蘭笑道自古有媒即有保小儒請我作媒賓當煩你作保山恐日後小儒與甘又盤咬咀起來你也同我分分苦樂豈不均勻些兒又向小儒道你不煩他做保山我可是不應許你做媒的小儒笑了笑即叫人取了筆硯過來將欲煩王蘭作書見雙福領了個家人上來回道他是揚州甘老太爺打發來的有書函面呈午後就來了因為筵席未散所以此時纔帶他來見小儒笑道真正巧的方欲寫書寄到揚州去他那邊倒先有人來了叫他進來甘家的人問喚忙上來叩見小儒呈上書函又見眾人請了安代主人一一問好方垂手站立一邊小儒接過來函轉問了甘誓的好便拆函從頭細看又見有與從龍的信亦未封口抽出內函看了一遍笑着回身遞與王蘭道你們看這來書可謂奇事奇聞未知小儒等人見了甘誓的信如何說法且聽下回分解

繪芳錄

第五十五回

西冷野樵著

雲在田執法如山

王起榮因嫌撤任

話說陳小儒看過甘誓來書回手遞與王蘭道甘又盤致在田的一封信內可謂一樁奇事王蘭忙接過細看哈哈大笑道不意甘老臨老入花叢他也留心在這些世務上然而這一班官紳却也鬧得不成事體怎生一個妓女出殯他們去衣冠走送又在通衢鬧市之地衆目共見何以爲情在他們以爲風流自命殊未知這般風流卽近於無賴最不解是揚州這幾位賢上司鄉先達耳目逼近竟置之不問遙想平日也是可否依違於官方上不甚講究存心使僚屬懷恩不使僚屬畏威的意思故而他們纔敢公然放誕毫無忌諱怪不得甘老激起不平大書特書的信致在田否則甘老年紀雖大與人却甚圓融渾厚從不肯輕易得罪人的何況又是本城官紳屬在桑梓更當分外關切想必寔係看不下去纔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來他何妨逕寄在田豈不簡便定要由你這邊交去又函而不封使你先閱分明怕的在田拖盞過身不

上緊究辦叫你去備着他做又使我們見了知道他是因公起見並非挾嫌借公報私等事我們既共見此書在田即不得不問小儒道甘老無非是這個意思然而却難着我了若送了過去在田亦是有肝胆血氣的人見了此書必然澈底根究即苦了這一班官紳可憐那些小官聽鼓多年衙叅終日一旦因此獲咎望快那些紳衿也非容易博得一第歸耀鄉黨亦因此而身敗名劣若不交與在田又負了甘老一番作意日後知道是我未曾送去豈不怪我王蘭笑道小儒又迂闊了信是定要送去的人家寄了與你不是叫你捺摑的甘老的來意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不可遲延你只管送了去隨在田辦與不辦你不去催促即是你的情分了這一班官紳也是自作孽不能怨甘老多事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二郎在旁亦說送去爲是者香的話不錯你不去催就是了小儒道送與不送且待明日先發回書給來足動身王蘭即坐近桌前將小儒求婚的話叙明隨後又說到賽珍的話寫畢遞與小儒過目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箋寫了數行回覆甘誓告訴徵焜兩子徵倖秋闈又稱賀甘露高奪魁榜將兩信封好交與甘家來人賞了往返的舟

資叫雙福明早打發他回揚來人接過信謝了賞同雙福退出小儒等也各自回房安睡次日甘家的人回去不須交代小儒起身將甘誓的信帶在身旁先約了王蘭二郎往視江相的病見漢槎愁眉淚眼伯青亦怏怏不樂衆人細詢江相病原漢槎道前幾日不過勞乏起見近來夜間覺得沉重了些又嗽個不止時喚胸膈悶塞若是一痰哇吐不出今早醫生來診脈說是添了病症原說過氣忌添症的在我等愚見不如將後事辦齊代老相國冲冲喜雖屬不經之談想老相國一百年後都是要辦的倒是早辦爲妥你們聽醫家這般說法可不叫人害怕將纔在田也在這裏他亦勸我早辦後事醫家的話不可不防冲喜一說雖近俗談倘尊老相國不藥而自愈豈非妙事我所以着人料理去了好在材是現成的上年有個川中官兒進京引見帶了兩副來一送我們一送東府裏王爺據說川中老山內只牛了兩株杉木還是前朝遺下來的未曾有人入山斫伐將近三四百年之久其木之大有數十人合抱不過他費了幾千金方向山主買下卽在山內伐倒刻了兩口材連棺蓋都是齊縫湊筍推合上去的由川運至京中較買的價目還要

多出倍許後來我們也給人評論過無不盛誇此木爲人世罕有之物適纔我叫人抬出去拂拭布漆去了就是冠帶等物尙未預備亦分付裁縫連夜的趕做大約明日即可齊全二郎道老恩師年高的人卽是無恙逢到明暗九年及整壽之日也可置辦至於醫家所說他們是防而不備預先說了倘有疎虞卽怪不着他們也算不得什麼那裏他們是活神仙麼能料人生死况老恩師生平正直必臻上壽些許災悔吉人自有天相子騫斷不可過於憂慮打起精神來訪請名醫診視這些醫生多是隔靴撓癢看你家害怕他卽說得緊要些若你家不甚害怕他卽說得婉轉些全沒有一點諷刺見因你問得殷殷的他纔說出預立脚步的話來小儒王蘭亦同聲說是齊寬解了漢槎一番又將甘誓來書給伯青看伯青笑道他們縱然放誕不經此老也未免多事若說那章如金我深知其人前年在南京時也曾見過幾面倒不是個尋常脂粉不意竟成短命又遭惡死却也可惜王蘭笑道據你所言你若在揚州也是要去送殯的倘甘老在這裏聽得定見說你狂妄把平日賞鑒你的一番心意要一筆勾消的了二郎道如伯青在揚州送章家的

殯那一班官紳倒可無事只怕這罪名都要推到伯青身上豈不聞春秋責備賢者之語說罷衆人多笑了見漢槎坐在一旁默然愁悶不使久坐遂大家作辭小儒叫王蘭二郎先行回去他卽向總督衙門雙福先去投了帖從龍迎接入內先道謝日前叨擾小儒也謝了步彼此歸坐方將甘誓的信交過從龍看畢惱羞豈有此理既忝列官紳難道一毫廉恥不知居官的人挾妓尙且不可何況衆目昭彰之地還着衣冠親送妓柩目中全無法紀視仕途如兒戲矣揚州那一班上司也是些聾耳瞎眼麼連甘老先生旁觀都動了不平他們近在肘腋之地置而不問尤可惡者魯令起先作爲甚好我纔調劑他甘泉署的他竟敢得賊私和人命章如金雖不是賈許等謀殺亦當問明威逼情由豈可草率了事更不可怨小儒勸道誰人背後不行些錯事好在此事已過何苦又頓起干戈停一日行一角文書去將該管官申飭一番以戒下次又不使甘老構怨於衆再則魯令是你保舉的人員你若認真查出得賊一事豈非自貽伊戚也可訓飭他戒其將來從龍聽了艷然作色道小儒你說的是什麼話你也做過一方表率的大員何以委頓若是今

日若仍是你在此此事即可含糊過去將來這一班無恥官紳益發橫行無忌了至於甘老先生此舉真不愧敢作敢爲有胆識的前輩竟不避嫌怨致書於我我方將感謝他不盡否則我也被他們朦混人即笑我爲泥木之偶了若說魯令係我保舉之員他以前居官甚好自然要保舉現在胆敢受賊理當究辦自我荐之仍自我効之足見我秉公去私絕無偏袒有何妨碍小儒你不要問我自有的辦法小儒見從龍不獨不依反鉄錚錚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不由得臉上一紅笑了聲道倒是我多話了遂起身作辭從龍也不相留送至二堂口俟小儒上了轎卽轉身回至內堂傳話房吏叙文飛飭揚州府訪查此事并行文鹽運司傳提運判朱不到省質訊又札飭江甯府將章三保所控威逼伊女如金身死一案速調原被卷宗人証來省詳細訊問這兩紙文書行到揚州把個揚州府嚇壞了原來那揚州府知府仍是毛公他因前次是署理揚州府事後來在部裏用去若干謀了憲授又加了按察使銜他爲一任揚州府十萬雪花銀因此上捨不得調升別處丟下這個美缺所以小儒等人各省內外升轉了一番此時又多乞退歸田毛公

猶是個知府穩坐揚州安然未動今日正在署內無事與幾名清客相公閒話忽奉到總督來文查問本城官紳送妓女出殯一事及魯鷓得賊私和人命與傳提賈許人等可憐毛公連一絲影响都不知道嚇得目瞪口呆呆連稱怪事屋中有個清客見毛公如此倉惶忙出座詢問緣故毛公卽將總督來文的事一一說明又道我近在揚州竟毫不知曉何以雲大人遠在南京訪得如此的確究竟有無其事清客道原來爲的這件事却是有的毛公忙問道你想必曉得的何妨請說與委清客遂將前後事由細說一遍毛公聽完蹙足道這班該死胡塗東西鬧出事來還要帶累找自家衙門裏的人多不能管束我真在鼓裏呢這種處方可耽得冤不冤我也沒有別的主見將他們一個個姓名開送上省聽憑制台去辦他們自作自受不能怨我要知我也護庇不下魯甘泉亦甚是胡鬧案不審清就含糊胡准其息訟這也罷了民情以息訟爲上怎麼受賊的事鬧到制台耳內反將這起案弄得不實不盡顯有情弊在內真正這位雲大人耳風太長令人可怕便分付去請魯太爺來議事又照着清客口內所說的送殯等人開下姓名官職預備申

稟少停魯鵬已至見毛公請了安一旁侍坐道大人呼喚卑職有何見諭毛公也不答言即將制台的訪文與札飭江甯府轉行的移文一併與魯鵬觀看魯鵬看了嚇得面如土色忙立起回道卑職准章家息訟是寔並未得贓雲大人不知信了誰的謔言使卑職含此不白之冤要求大人格外栽培說着又講了個安毛公冷笑道我也不知你可得贓未曾得贓在我面前辨白毫無益處你到雲大人那裏去辯白有無是正經我將許春舫交過來讓你好送上省去你快別要求我我爲許春舫耽的那處分又去求誰呢只好大家碰造化罷魯鵬素知毛公是個好利沒胆的人況且這件事他是燈草拐杖做不得主的求他無用便告退出來回轉衙門先將原被兩造人証傳齊親自押送上省預備去料理毛公也着心腹家丁到省中打聽制台若何辦理此案好便宜行事魯鵬次早封了坐船帶着人衆起程直向南京賈子誠朱丕等人竟是意外之變好似迅雷不及掩耳一時那裏措手得及惟有跟着魯鵬起身且到省中再議章三保更無庸交代分外恐懼只怕此去性命多沒有媽媽不放心也隨着同來一路上互相抱怨一番又彼此哭泣一

番鬧的人衆皆不得安一日已抵南京魯鵬將在案人証送交江甯府衙門自己即來稟見制台從龍看了手本擲下道叫他回去靜候審明情節聽參就是了這官兒狠做得好狠有聲名此時却不便見他裏頭傳出話來魯鵬無奈只得回轉廡所到底心內不服留意訪問是何人在制台面前搬的是非訪了兩日方知是甘誓書致陳小儒轉交與雲大人的魯鵬咬牙痛恨大罵甘誓小儒等人我與你們往日無冤近日無仇章家又不是你們的至親密友何苦替他家出頭揭我短處就是他等送殯亦與你們無涉壞的是他們聲名敗的是他們品行日後雲大人訪問出來究辦他們即死而無怨偏偏在這時候挑撥他們固然不利我又添上一層處分可不是倒灶麼姓魯的從未得罪過你們是硬要與我結冤作對唉罷咧人生何處不相逢我拚着丟官回家天大的事也沒有了你們就要耀武揚威一世還要將我魯雲程制度的永不翻身不然此怨此恨何時方休遂賭氣喝令從人們收拾回揚聽其參辦又情知此事不得討好何必自惹沒趣回至衙門即通稟告病請假醫治雲從龍自回却魯鵬不見料定他仍要尋找門路前來說情

卽嚴飭江甯府趕緊訊明毋得隱混又一面將賈子誠朱丕許春舫等人職銜暫行斥革歸案併訊江甯府奉命卽升坐大堂先將章三保帶上訊問章三保明知這事胡混不去徒然自取羞辱便一直供不諱江甯府命落了供帶過一邊又傳喚賈朱等人上堂賈子誠見章三保業已直供料難狡賴况衣頂已革又沒了護身符怕的被申飭下來也只得從頭細說朱許兩人亦各自招認連私賄魯鵬及買囑章三保息案等事都一齊說出也落了供這件公案毫不費力盡得實情江甯府好生歡喜將眾人仍然管押退了堂卽申詳制台從龍見了詳文便擬各按罪名出奏適值魯鵬告病請假的情由稟了上來從龍原不容取巧規避因幕友等再三勸說又想到魯道同尙在閣辦事須留一二分人情遂先准了魯鵬告病代他稟請回籍醫治連揚州三府一併開缺另行揀員補署然後方出奏章三保等一案又將送殯的一班官紳悉行奏請斥革兩淮運司揚州知府均有失察詎卽大過一次不准抵銷暫且勿提單說魯鵬見准了他告病便將任內一切交代算得清清楚楚專待新官接手過了一日新任甘泉已至魯鵬交卸事畢卽雇

了幾號官船帶着眷屬向清江去見他丈人原來洪鼎材於前月奉到恩命調授山東巡撫漕河總督放了戶部侍郎曹大生來接代魯鵬本與劉蘊襟婿相稱亦是曹大生的東床此番回京正可便道至丈人任上一行訴說他一番冤屈兼知衛守備王起榮原名王喜是陳小儒的家丁本籍江蘇人氏冒入宛平縣籍報捐今職魯鵬因痛恨小儒難得有這般情節被他訪聞的確欲請他丈人叅奏王起榮以家丁改名易籍朦朧職官又可牽制到小儒身上可以一擊兩傷再則他夫人也要歸寧到了清江卽着家人們押着行裝箱籠先行魯鵬同曹氏坐了大轎隨後進漕台衙署曹大生夫婦見女婿女兒齊至甚是歡喜忙命人打掃出一進屋子讓他們居住又擺酒代他夫妻接風席間魯鵬卽將告病原由細說又說到王起榮係陳小儒的家丁朦朧職官請他丈人叅劾曹大生口內雖答應魯鵬心下暗忖道若論王起榮做過陳小儒家丁今日朦朧衛官非獨王起榮有罪陳小儒亦難置身無過但是陳雲等人結爲一黨現在陳小儒雖然退仕在家聖恩時有賞賚加以雲從龍聖眷甚隆他又與小儒至好我若叅劾王起榮豈不得罪雲陳二

人况前次大婚劉蘊又蒙小儒盛情體恤雖然女婿如此託我不便推却我想得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既允了女婿所請又不惱他們目下揚州衛屬的漕米軍租尚未繳齊莫若即借此因由說他公事遲延叅劾去任縱陳雲等人知道我因女婿的事叅他我是借的公罪他們也不能奈何於我想定主見便笑向魯鵬道賢婿放心一個衛守備能有多大况在我管下只要一舉手他即休矣惟有朦朧職官一節須要拿住他的實據方好揭叅不則他亦可狡賴何以見得是充當過家丁的遙想陳小儒亦要代他遮飾我意先借款公罪叅他去任然後再慢慢訪確他朦朧得了實據即不難叅劾凡事都要三思而行未曾出手先防還手纔是魯鵬語說也只得罷了好在先將王起榮提叅去任亦算抹了陳小儒的面孔稍出我胸中氣悶待訪得確據那時再爲發手翁婿談談說說直至三更各回寢所裏面曹老夫人也與女兒說不盡的別後情形便留住他夫妻過了年俟春日融和進京路上好行走些魯鵬又具稟啓入京告訴他父親魯道同不提魯鵬夫妻暫住清江再說雲從龍的奏摺入都隔了一日奉到上諭據該督叅奏各款悉如

所請惟章三保所得銀兩姑念其女如金死於非命着追出一半存庫以備公用并着原籍地方官嚴行管押不准在滋事地方逗遛原審甘泉令魯鵬既告病解任在先着加恩免議其餘往送妓女出殯之該官紳等殊屬藐視法紀着照單一併懲辦該管官等亦着加恩各降三級記大過一次不准抵銷雲從龍見了上諭即照例辦理朱不許春舫兩人既去了官職難在揚州居住便各回本籍去了賈子誠亦因革去衣頂無顏見人又因歷年結得仇怨太多恐再被人告發所幸腰纏甚飽到處皆可爲家遂跟了朱不許浙江暫避所有衆官紳只因一時高興多獲了咎戾此時返悔不及也是自取其辱難以怨人便回籍的回籍躲避的躲避無須贅說惟有章三保夫婦分外晦氣賠掉了一個活搖錢樹的女兒又喊稟告狀的大鬧始得了幾千銀子可以從此溫飽另作生計日後還想在如玉身上落這麼一款是以有所恃而不恐在如金喪中狠用去若干出殯的這日雖說是衆官紳代辦他家亦貼了幾百銀子在內又耐謝了畢世豐一千銀子所餘的也只得一半了此時要追出充公眞乃空喜歡了一場媽媽只急得要尋死拚命反是章三



保勸慰道我們這件事還算運氣若要全數追出來恐怕賣人賠補都
不够呢只當如金暴病死了又向誰討銀子去猶落了一場風光凡事
不能前思都宜退想好在我們近年餘下的私財未曾動用分文在南
京尚可買幾畝薄田將就度日代如玉揀個好好人家嫁去我們也交
代過首尾了如玉亦從旁再三勸說媽媽方無話說即收拾回揚州將
住的房屋變賣了兩百銀子重又來至南京不敢在城中居住到鄉間
尋下一所屋子又買下幾畝田自耕自種他夫婦倒也無憂無慮的過
活隔了一年有位過路官長因無後嗣看中了如玉要買去育子章三
保又得了一宗身價添補又承繼了一個族中姪兒爲後接續香烟此
乃他夫婦終身交代後文不提單說寧從龍自發落過人衆之後甚爲
愜意便坐轎來見小儒細說此事小儒笑道你只圖辦得風峻須知這
班人恨死我與又盤了從龍笑道小儒而今真成了婦人之仁了若各
直省督撫大員多似你這般博寬仁慈愛之名那一班貪婪牧令更外
要張牙舞爪虐害百姓豈非縱使殃民麼你如身處其境亦不能置身
事外現在你在局外袖手旁觀樂得替人說句好話豈不問丈夫處世
一要人喜二要人罵自古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况我輩身受朝廷
厚恩又生當太平之世無從答報惟有嚴束羣僚潔己愛民庶可報涓
埃於萬一若一味唯唯否否只顧保自己祿位几席之外不相過問匪
獨深負君恩亦忝辱了平日交師的訓誨王蘭在旁忙掩耳搖頭道罷
罷罷這些迂腐的談論我最厭聞在田現在是任重子斌將來定名垂
竹帛千古不朽理當如此不知我們目下乃世外閒人與世無聞在田
這一番絕大議論可惜對我們空說了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們
只曉得風花雪月詩酒琴棋此數事外矢口不言我勸你對那當時當
道的人講去方有裨益說罷滿座皆笑了起來從龍亦笑道謹領尊教
卽如我是絕俗的俗子此論甚污尊耳者香旣是個清尚不羣的流品
怎麼前次又出山的呢若不經心國政切已民情那宮保恩銜又從何
處得來的只怕我這一問要問窮你那矯情巧辯了二郎拍手道在田
此間真要問倒者香試問者香猶有何說王蘭仰面大笑道此問亦不
足難我說你們是俗子到底其俗入骨豈不知出爲禹稷退卽巢由方
無愧頂天立地的男子行爲彼一時此一時六字卽可包括無遺我並

非說在田所議非是無如對我輩而言可謂言之失當眾人正在談笑
爭論忽見雙福拿着銜本上來回道王喜在外求見說有要話面稟小
儒聞說咤異道他好好在揚州衛任上不應到這裏來其中必有原故
快叫他進來罷雙福退下少頃領着王喜上堂見眾人請安站立一旁
小儒命他坐下問道你在揚州衛任上甚好怎麼有閒暇到南京來的
王喜即將被叅情由細稟又打聽出是魯鵬挾仇攬撥他丈人揭叅的
小儒道魯鵬與你毫無芥蒂怎生叫他丈人叅你我真不解王喜道因
爲叅的勘語是繳納遲延有意玩公我見各省漕糧均未繳納過半惟
揚州衛屬已繳了八九何以反說遲延受叅故着人前往清江細細訪
問後來鄭林又有信通知我方知是魯鵬進的讒言他爲甘老先生有
信到南京又是主人送去的即遷怒到我身上據說還叫他丈人叅指
以家丁朦混捐納職官欲借此牽制主人倒是曹大人恐得罪了這邊
與雲大人不肯照直奏叅說什麼投鼠忌器又回不過魯鵬纔借着這
公罪名目撤任不怕別的只怕我到標候補漕帥又尋別故又有魯鵬
現住在清江署內分外不能容我豈非白白送了去以頸就刃所以請

一個月的假過來求主人設法解釋小儒聽說尚未答言早惱了雲從
龍向王喜道曹大生因信了他女婿讒言叅你去任可見小人的心是
不能問的我倒推情准魯鵬先行告病規避承審不寔及受贓的處分
他不知感恩反歸怨於小儒等人又波及於你你只管放心去回標候
補只要你處處小心不可大意諒曹大生也奈何你不得你耐心守這
麼一年半載我都仍叫你回揚州衛官的任就是了曹大生別倚着一
朝權在握便把令來行他若犯到我手內尋着他的過失我亦可叅劾
他王喜聽了忙立起請安道蒙大人恩典粉身難報只求曹大人不尋
事只算萬幸小儒笑對從龍道在田何如我說他們多要歸怨我與甘
老的竟不出我所料又奈何不到我們却遷怒至王喜身上王喜可謂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是半天裏塌下來的飛災從龍笑道我已允下
代他謀覆揚州衛任還對不過你麼你猶要挖苦我小儒真乃斗筭之
器了小儒又問王喜家眷可否同來王喜道來了到上房却見太太去
了小儒點點頭命他暫行退出好在您尚有幾日就擱此事可從長計
較從龍道沒有什麼計較依我這般去做包你不得快事曹大生若將

你守條恭掉了我保你個提鎮王喜又謝了纔告退下來王蘭閉目搖頭道在田只顧說得暢快以朝廷的名器賭你們的勝負與適纔一絲不苟侃侃立論何相背若是之遠從前笑道你這促狹鬼專會端人家
的窄兒我不過這麼說罷咧我也無暇同你鬥口避你何如便起身作
辭王蘭道古君子立身不苟當知立言亦要不苟你既理屈詞窮焉得
不遁小儒與眾人送了從龍回來見桌上有封書信是揚州甘誓寄來
的忙展開看畢知所說的兩頭親奉甘誓已應允了并寫明俟贖徵甘
露春闈後再行納聘又約徵焜尋入京便道揚州與甘露同行小儒遞
與王蘭道你的媒人做妥了預備肚皮吃謝媒酒罷王蘭道這兩門姻
親我期其必成若逆料不成我前日也不肯輕易作札難得是現成的
事何妨撮合閒話休提我想起一件事來昨日我走到緝雪齋裏見梅
花開得甚好連嶺上紅梅都放了幾處南枝想是今冬天氣融和炸開
來的我們擇個日子要去賞一賞梅花別要辜負了冬景冷落了癩仙
二郎道我亦久有此意因晴日賞梅覺得無趣待下了頭場雪準備圍
爐酌酒見梅雪爭輝方有趣致小儒道楚卿所議甚善最妙待頭場雪

後去賞梅况我這連日也沒有空要打發徵兒等進京雖不要我代他
們料理因他們是初次春闈不諳體制逞此暇日與他們談說談說以
竟臨時錯亂二郎道這也是正經然起程的日子尚覺太早小儒道我
意在叫他們趕進京度歲遲下去恐雨雪多了路上難走不然何必這
麼早呢正說着見三桂兒氣氣進來道江府裏打發人來報信說江老
大人今兒午刻沒的現在合城的官紳多去候險請爺們示下好預備
轎馬伺候眾人聽說吃了一嚇忙叫快備轎馬到江相府去三桂兒答
應了聲急急出來傳話人眾伺候小儒等入內更換衣冠停當外面轎
馬已齊眾人上轎跟從上了馬直趨江府而來未知江柄謙歿後有何
事故且聽下回分解

所
圖
書
印

乙
亥
年
之
內